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七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

玉藻第十二

陸曰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紉貫玉為飾因以名之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

紉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蜀通論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

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藻本又作璪音早旒力求反邃雖醉反深也注同延如字徐餘戰反字林作緹弋善反卷音袞古本反注同。玄

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端音冕出注下諸侯玄端同朝直遙反篇內除下注朝之餘皆同闔胡獵反扉音非一本作則闔門左

扉。天子至其中。正義曰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一節摠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

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

以祭宗廟。注祭先至作袞正義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

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質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

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也但延之與板相著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

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

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



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云延冕上覆今則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按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鐘氏云三人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人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衮者按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是字或作衮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注端當至武王。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尙質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冕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按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般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文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玉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覲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侯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大室禩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若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按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答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路寢又有

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各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官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己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窓四闈布政之宮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左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窓四闈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爲已是以登云然今說立明堂於巳由此爲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廱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雒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按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議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雉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按太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曰天子特牛與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按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主明堂之中故知配以皮弁以日視朝遂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
餽食朝之餘也奏
五飲上水漿酒醴

醴
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醴以支反。
卒食立端而居
天子服玄端燕居也。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
御瞽幾聲之上下
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瞽音古上時掌反哀樂音洛。
年不順成則天子

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自貶損也。
疏
皮弁至無樂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

身體故著朝服。日中而餽者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餽朝之餘食。奏而食者言餽餘之時奏樂而食餽尚奏樂而食餽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朔月大牢者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按鄭志趙商問膳夫云三日二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備商按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同諸侯

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按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禮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特牢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

特牢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王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

月半是也周禮云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注其書至存者。正義曰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書之尚書記言詒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為少也周禮有五史有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驗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按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詒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為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關於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觀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御警幾聲之上下御者侍也以替人侍側故云御警幾聲之上下幾察也替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恒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蕪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為札荒有所禱請也。

諸侯玄端以祭

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裨冕以朝

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裨婢

支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皮弁下天子也。大音泰後大廟同下戶嫁反

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朝服

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朝辨色始入

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辨如字徐扶免反別彼列反

君日出而

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

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復扶又反

夕深衣祭牢肉

祭牢肉異於始殺也

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掖戶頰反

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

籩音甫本或作
簋謂也音胃

子卯稷食菜羹

忌日貶也
夫人與君同庖

疏

諸侯至同庖。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注祭先至子同。正義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為冕者以立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立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立冕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立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駢羶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立冕。注朝天至禘也。正義曰知朝天子者按觀禮云侯氏禕鄭注禕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禕是以摠云禕冕。注皮弁下天子也。正義曰以天子用立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為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注朝服至三朝。正義曰按王制云周人立衣而養老注云立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立衣則此立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立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立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立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立端不得名為朝服也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灋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庫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為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為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注羣世至門也。正義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為應門外有庫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注釋服服立端。正義曰此經文據君故服立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注食必至魚腊。正義曰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

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袒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注祭牢至相扶。正義曰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扶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存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餼則諸侯亦餼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以諸侯之夕據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扶。注五俎至而已。正義曰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梁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注云稻粱以簋宜盛稻粱故以四簋爲四簋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入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饗餼上大夫堂上入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按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入簋故祭統云六簋二簋留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偏於廟中大夫食亦四簋故祭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祭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注忌日貶也。正義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注不特殺也。正義曰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君無故不殺牛大

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故謂祭祀之屬

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也

踐當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也。遠于萬反踐音翦子儀反出注。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爲早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至建未月也春秋之

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疏君無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爲于僞反下皆爲猶爲明爲爲失皆同夏戶嫁反至不

舉。正義曰自此以下終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摠科今各隨文解之。注故謂祭祀之屬。正義曰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

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此文謂諸侯也。大夫無故不殺羊者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

夫言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注踐當爲剪。正義曰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剗羊擊豕是也。注爲早至成

也。正義曰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未月也者按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為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為災明八月不雨則為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經直云至于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為說云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者按僖十一年穀梁傳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范甯云喜其有益也則春秋經諸書雩皆是得雨不得雨曰旱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是也然傳云至秋七月不雨不為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則是周之夏也建卯建辰建巳之月而書大旱者至秋仍不雨而追書于夏故云夏大旱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

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摺本去斑茶珮士笏也士以竹為

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恒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衣於既反注君衣布同摺徐音箭又如字去。上呂反下刷去同珮他頂反茶音舒笏音。年不至車馬。正義曰前經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忽遮支奢反。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摺本者本謂士笏以竹為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摺

插土笏故云摺本。關梁不租者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此周禮殷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也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與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

○注若衛至不征。正義曰按春秋閏二年狄入衛後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為國之破亂與凶年同故引之云殷則關恒譏而不征者按王制云關譏而不征譏謂呵察但呵察其非不征稅王制是殷禮故云殷也。○卜人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射。史定墨。視兆坻也。君定體。視兆

也周公曰體。疏。小人至定體。正義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王其無害。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

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立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奔果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拆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豐拆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

墨下人占拆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拆兆豐也是大拆稱為兆廣小拆稱為兆豐也
○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注視兆至無害
○正義曰此尚書金縢文以武王有疾周公代其請命卜得吉兆周公為此言也 ○君羔辟虎植 辟覆芎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
零緣尹緡反後文注皆放此齋側皆反下文注皆同 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士齊

車鹿辟豹植 臣之朝車與 齊車同飾 所飾之物尊卑不同○注辟覆至之飾○正義曰芎即式也
但車式以芎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朝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辟覆芎詩大雅鞞鞞
淺幘毛傳云幘覆式幘即帶也又周禮巾車作禛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帶是覆芎者少儀云負
良緩申之面拖諸帶是也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
之云此君齋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齋車故知此君齋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若
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幘以虎皮為幘彼據諸侯與玄衮赤鳥連
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帶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臂謂之淺幘也○注臣之至
同飾○正義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 ○君子之居恒當戶 鄉明○鄉
氣也○首手 又反注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敬天之怒
又音信衣於既反 下衣布同又如字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櫛櫛髮晞用象櫛進禡進羞工

乃升歌 晞乾也沐醕必進禡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為羞豈豆
之實。盥音管醕音悔櫛則乙反揮章善反禡其既反 浴用二巾上絺下

絺 刷去垢也。絺丑疑反絺去 出杆履蒯席連用湯 杆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
逆反刷色劣反垢古口反。 連猶釋也。杆音零蒯苦怪反

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
為失 忘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 佩玉 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私朝自大
夫家之朝

禮記二十九 玉藻

十三經注疏

五

五

也。擢其臣乃疏。君子至光矣。正義曰此一節明御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行。輝音暉。

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饋皆梁也。櫛用櫛櫛者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為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為櫛。髮晡用象櫛者晡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澁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進祿進羞者祿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祿。是沐畢必進祿酒。又進羞謂羞邊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為食而設。今進祿則飲酒之進為飲。設羞故知是羞邊。

羞豆是以邊人羞邊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邊。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工乃升歌者又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祿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祿謂饋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出杆者杆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盆也。履蒯席者履踐也。蒯菲草席澁出杆而脚踐履澁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

諸所解者不同。以此為勝故存之耳。書思對命者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既服習容觀玉聲者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珮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珮玉也。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揖私朝輝如也者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輝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屬臣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者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輝也。而往適君朝矣。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長直亮反。後放此杆直。呂反。葵如字。終葵椎也。椎直追反。下同。相息亮反。珽他頂反。本又作理音呈。炤音照。諸侯茶前誄後直讓於天子也。茶讀為舒。遲之舒。舒者所畏在侯。唯天子誄焉。是以謂笏為茶。茶音舒。誄丘勿反。後如字。徐胡豆反。櫛乃亂反。又奴臥反。怯懦也。又作懦。人于反。弱也。皇云學士園音貞。殺色界反。徐所例反。篇內皆同。大夫前

誄後誄無所不讓也。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天子至讓也。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誄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誄後直者前誄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誄也。大夫前誄後誄無所不讓也者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誄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誄後直者前誄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誄也。大夫前誄後誄無所不讓也者大夫

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誄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誄後直者前誄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誄也。大夫前誄後誄無所不讓也者大夫

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誄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誄後直者前誄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誄也。大夫前誄後誄無所不讓也者大夫

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誄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誄後直者前誄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誄也。大夫前誄後誄無所不讓也者大夫

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於天下也者言珽然無所誄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諸侯茶前誄後直者前誄謂圖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誄也。大夫前誄後誄無所不讓也者大夫

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無所不讓也。注此亦至自炤。正義曰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文也。玉人注

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村上又廣其首。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村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自昭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炤於外此珽玉光自炤於內內含明也。注茶讀至為茶。正義曰舒儒者所畏在前也者按說文儒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儒者所畏在前也。注又殺至而圍。正義曰知又殺其下者以經云前後誦故知又殺其下故下注云大夫士交村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待坐則必退席

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避君之

親黨登席不由前為躡席升必由下也。為于偽反未又如字躡力輒反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

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汚席也。為于偽反下為大有同汗汚穢之汚烏臥反○若賜之食而君客

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

忠孝也。飯扶晚反下至三飯文注皆同辯嘗音遍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不祭侍食不

嘗羞膳宰存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貪味也辟音避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必先徧嘗

遍本又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飡覆手以循俾已食也飡勸食

作備。及下同君既食又飯飡不敢先君飽先息薦反下同飯飡者三飯也日勸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徹執飯

與醬乃出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從才用反疏侍坐至從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

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者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是鄉之

細者而屬於鄉居在鄉之旁側今借之為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早讓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

云辟君之親黨也登席不由前為躡席者庾云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從於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按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

方注云升由下也。又按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則主人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按鄉飲酒禮，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階階是主人降席自北方者，以其受獻正禮，須席未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注云：啐酒席未卧，從北方降，由便也。若其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實，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者，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汗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若賜至從者，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而君容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者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容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先飯辯嘗羞者，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餽，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溢噎，君既未餽，故臣亦不敢餽，而先嘗羞嘗羞畢而歎飲，以俟君餽，臣乃敢餽。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容者也，既不得爲容，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者，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容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者，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容與不容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貪味也。君未覆手不敢餽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餽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餽，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餽者既猶畢竟也。飯餽也，君食畢竟而又餽，則臣乃敢餽，明不先君而飽也。飯餽者三飯也者，三飯並謂餽也，謂三度餽也。君既餽者，既已也，謂君食竟已徹饌也。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謂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已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從者。注食於至徹也。正義曰：此經食不容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賓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注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謙也。相者主人贊饌者，以非己所得，故授主人之相，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大夫禮云：大夫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是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

謙也。侑

音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己俵卑水漿非盛饌也己猶大也祭之為或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俵虛涉反厭也大音泰下同下長大亦同

疏 凡侑至俵卑。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為食之禮。凡侑食不盡食者謙退不敢自足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若祭為己俵卑者己大也俵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為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注臣於君則祭之。正義曰所以知者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解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之也。○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

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不敢先君盡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二爵而色酒如也酒如肅敬貌酒或為察。酒先典。反又西禮反王肅作察云明貌也二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禮已

三爵而油油油油說敬貌。油油音由本亦作由王肅本亦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說敬貌無己及下油字也

說音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隱辟

俛逡巡而退著屨也。辟匹亦反徐房亦反注同而后屨履一本作而後屨俛音免逡七巡反巡音巡著屨丁略反○凡尊必上玄酒古也唯君面尊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冪在尊南南上。鄉諱亮反唯饗野人皆酒蜡飲故不備禮。蜡鋤駕反大夫

側尊用椽士側尊用禁椽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椽是以言椽。椽於據反注同斯如字又音廡**疏** 君若至用禁。正義曰

受賜爵之禮。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者俟君飲盡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示其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

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曲禮云長者舉未釀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

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為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

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以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受一爵而色酒如也者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

十二經注疏 禮記二十九 玉藻

七

也。天如也。及。踧。踏。如也。皆謂容色如此。三爵而言。言斯者。此事上恒敬既受。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耳也。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閭義亦通也。禮已三爵而油油者。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也。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者。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遂。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引燕禮。燕臣子之禮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唯饗野人。皆酒者。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比士。又無德。又可飽食。則宜貪味。故唯酒而無水也。大夫側尊用榘。士側尊用禁者。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旁著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一。醜。醜。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注於斯至言榘。正義曰。按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榘。故知榘是斯禁也。按特牲禮注云。榘。今木。壘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榘。是以言榘也。○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耳非時

王之法服也。冠古亂反。下冠。而注始冠同。敝音弊。本亦作弊。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綏尊者。飾也。績。或作繪。綏。或作綏。績。戶內反。注繪同。綏。本又作綏。耳。隹反。注及下皆同。玄冠。丹組。纓。諸侯

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齊側皆反。下同。綦音其。徐其記反。雜色也。上時掌反。下

而上同。後皆放此。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

同。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

疏。始冠至冠也。正義曰。自此至魯桓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

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者。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冠而敝之

可也。者。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恒著冠而敝去之可也。注皆始至作

冠。有綏尊者。飾也。者。按郊特性及士冠記。皆云其綏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績。綏。諸侯之

冠故云緇布冠有綬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績綬諸侯之冠者爲綬起文也諸侯唯績綬爲異其類項青組纒等皆與土同。注言齊至異冠。正義曰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立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立冕祭立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立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立冠齊者以諸侯尙立冠齊明孤亦立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立端以祭皆立冠也此云立冠綦組纒上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立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爲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爲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立冕祭則立冠齊綦冕祭則立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替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己祭不可通之也鄭荅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則士之齊服服立端不爵弁者熊氏云若士助王祭祀服爵弁若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立端義或然也。注謂父至卷殊正義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立立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立而冠用縞卷異色故云吉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注純綠至麻衣。正義曰純綠邊者謂綠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綠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純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徵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純以素重于縞也故此云既祥之冠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純純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純亦純也垂長綬明非既祥也。惰徒臥反罷音皮。

立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所放不帥教者

居冠屬武

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

屬章欲反著皇直略反徐丁略反

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燕無事者去飾去上呂反下同

五十不散送

送喪不散

麻始衰不備禮。散悉親沒不髦。去為子之飾。不髦音毛。大帛不綌。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綌，凶服去飾。

立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綌，垂綌至士也。正義曰：此亦當用纁。僭子念反。後同。

注情游至既祥。正義曰：鄭知情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但垂綌為異。注謂燕居冠也。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

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破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

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

公用紫綌僭宋王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二祛。謂大夫士也。三祛

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縫齊倍要。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

反深衣二祛，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

為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齊注同。紕，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中衣則繼

又而鳩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

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則袷二寸。袷，曲領也。○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飾邊也。○廣緣而已。衰音袖。下文同。袷二寸，袷音切。○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徐公曠反。後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綌，垂綌至士也。正義曰：此亦當用纁。僭子念反。後同。

用既祥冠而加垂綌五寸也。

○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破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

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

公用紫綌僭宋王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二祛。謂大夫士也。三祛

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縫齊倍要。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

反深衣二祛，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

為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齊注同。紕，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中衣則繼

又而鳩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

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則袷二寸。袷，曲領也。○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飾邊也。○廣緣而已。衰音袖。下文同。袷二寸，袷音切。○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徐公曠反。後

麻始衰不備禮。散悉親沒不髦。

立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

注情游至既祥。正義曰：鄭知情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但垂綌為異。注謂燕居冠也。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

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破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

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

公用紫綌僭宋王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二祛。謂大夫士也。三祛

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縫齊倍要。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

反深衣二祛，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

為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齊注同。紕，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中衣則繼

又而鳩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綌，垂綌至士也。正義曰：此亦當用纁。僭子念反。後同。

用既祥冠而加垂綌五寸也。

○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破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

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

公用紫綌僭宋王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二祛。謂大夫士也。三祛

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縫齊倍要。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

反深衣二祛，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

為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齊注同。紕，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中衣則繼

又而鳩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

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則袷二寸。袷，曲領也。○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飾邊也。○廣緣而已。衰音袖。下文同。袷二寸，袷音切。○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徐公曠反。後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綌，垂綌至士也。正義曰：此亦當用纁。僭子念反。後同。

用既祥冠而加垂綌五寸也。

○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破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

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

公用紫綌僭宋王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二祛。謂大夫士也。三祛

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縫齊倍要。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

反深衣二祛，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

為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齊注同。紕，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中衣則繼

又而鳩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

袂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則袷二寸。袷，曲領也。○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飾邊也。○廣緣而已。衰音袖。下文同。袷二寸，袷音切。○祛尺二寸也。緣廣寸半。徐公曠反。後

麻始衰不備禮。散悉親沒不髦。

立冠紫綌自魯桓公始也。

注情游至既祥。正義曰：鄭知情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縞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縞冠素紕之，但垂綌為異。注謂燕居冠也。正義曰：燕居之冠，屬武

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注送喪至備禮。正義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破殯已後，亦

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雜廁其間。注帛當至去飾。正義曰：知帛當為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

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緇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牲，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魯桓

公用紫綌僭宋王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朝立端夕深衣，深衣二祛。謂大夫士也。三祛

祛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朝直，遙縫齊倍要。縫，紕也。紕，下齊倍要中齊

反深衣二祛，起魚反。本或無衣字，要一遙反。下文注同。縫齊倍要，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

為豐。○縫音逢。齊音咨。本又作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齊注同。紕，直已反。徐治栗反。衽當旁，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後上下相變。衽而審反。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袂，中衣則繼

又而鳩反。屬音燭。下同。袂可以回肘，面世反。肘，竹丑反。長中繼揜尺。其為長衣

○朝立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立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深衣三袂者祛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縫齊倍要者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十要廣七尺二寸。衽當旁者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袂可以回肘者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繼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袷二寸者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袷尺二寸者袷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云袷袂口也。緣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注謂大至二寸。正義曰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立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立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立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立端故士冠禮注云立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皇氏以爲此立端是朝君之服若然朝禮君臣同服上文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君無異鄭何得注云大夫士也恐皇氏之說非也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注衽謂至相變。正義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裡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鈎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用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注其爲至而已。正義曰繼袂揜一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云深衣則緣而已者若長衣揜必用素而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以帛裏布非禮也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立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然云立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立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而小祥衰裏執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士不衣織。織者前染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土賤不得衰之也大夫以上衣織絲織之也士衣染。唐傳云古者有命民有飾車駢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運云衣其澣帛謂先

為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勅也。獮秋獵也。大裘天子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耳不得用大裘。常時有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讖之云非古也。○注時大夫又有大裘也。○正義曰。經直云黼裘以誓獮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為之。故言唯君以讖之也。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為秋殺始誓衆。須威故秋而用黼為裘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九 技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九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

玉藻第十三

天子玉藻節

閏月則闔門左扉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則闔左扉云一本作闔門左扉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宋監本亦作謂惠棟校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

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闔監毛本謂誤為衛氏集說同皆用白旒珠閩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旒作旋監本亦作旒用誤周用三十升之布染

之惠棟校宋本作用衛氏集說同但延之與板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是解延不解冕也惠棟校宋本同

閩監毛本是字脫其制同文按明堂位補本同是也閩監毛本並誤以草蓋屋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據明堂位疏云草當作茅其外

名曰辟廱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據明堂位疏外下增有水二字謹按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說無明文以知之閩監本同毛本以誤有考文引

宋板亦作以盧文弼云說字不當重齊召南云說無明文當作經無明文及其下顯與本異章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據今說立明堂於己云本異章疑是本書異

由此為也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云按以明堂位疏推之當作今漢立明堂於丙巳此疏說字係漢字之訛巳上又脫丙字

皮弁以日視朝節

饒食朝之餘也奏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盧文弼按云注十字宋本在日少年下

春秋尚書其存者惠棟按宋本同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其作具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而食餒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閩本同監毛本無而食餒尚奏樂六字皆有俎有三牲備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下有作則

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閩監毛本同按同諸侯之同當作與孫志祖云同周禮膳夫疏作與是也又云禮數不同難以據也此疏故鄭二字

疑誤惠棟按云故鄭據三字衍浦鏜按作故難據也尚書記言語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作言語考文引補本亦作語按下是皆言語之事並作語則

此處語字亦當作語內吏掌王之八枋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枋作柄按周禮以枋為柄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字右史紀事左史記言與此

正反閩監毛本紀作記閩監本與字同毛本與誤於考文引宋本亦作與

諸侯元端以祭節

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云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經注十四字宋本皆脫

五俎四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四簋云本或作簋加羊與其腸胃也各本同釋文出謂也云音胃

此諸侯聽朔於大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作故盧文弨云宋作故非諸侯亦當有日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有作言

君無故不殺牛節

無復摠科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科作別衛氏集說同饗食亦在其中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食誤飯

殷則闕恒譏而不征惠棟按宋本亦作恒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恒誤但衛氏集說同殷字各本不誤監本誤股亦

不課稅也閩監毛本如此本也字關惠棟按宋本無也字

卜人定龜節

視兆圻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亦皆作圻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兆圻闕本圻誤拆監毛本誤折嘉靖本同

定之者定其所當用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下定字脫闕監毛本同

但拆是從墨

闕本同監毛本拆作圻下拆字做此

小圻稱

為兆疊也

闕毛本同監本疊誤疊

君羔臂虎韃節

此經或有齊字者若誤也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若字續通解同○按無若字者是也

則亦齊車之飾

惠棟按宋本作則衛氏集說同此本

則字闕闕監毛本則誤知

君子之居恒當戶節

蒯席澀

闕監毛本作澀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澀作澀嘉靖本同疏放此

命所受君命者也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宋監本同

為失忘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闕監毛本也誤反

取稷梁之潘汁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潘作湯衛氏集說同

又人君沐饋皆梁也

闕監毛本同通解又作若惠棟按宋本皆作者言釋去足

垢而用湯闕也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闕作爛

天子搢瑋節

瑋之言瑋然無所屈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按本云瑋然之瑋當作瑋

瑋玉六寸明自炤

各本同釋文出瑋云本又作瑋

惠棟云王逸引之作瑋

終葵首謂椎頭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補本首作者

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玉改云

廣於珽身頭頭

方如椎

閩監毛本同盧文韶云頭字不當重浦鏗按云一頭字疑在廣字上

大夫士文杼其下首廣二寸半也是

惠棟按宋本文作又也是作是

也閩監本與此同誤毛本亦同惟是也二字不例

侍坐則必退席節

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黨鄉之細也退謂傍側也云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

謂傍側也辟君之親黨今注疏本與釋文二本並不同此本親黨也下隔○列釋文閩監毛本誤以釋文為注惠棟按宋本亦無○下二十八字也

又按鄉飲酒記云

惠棟按宋本無按字衛氏集說同此誤衍按字閩監毛本同

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

惠棟按宋本同閩則監毛本因誤自

君使膳宰自嘗羞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君下有若字

凡侑食不盡食節

若祭為已俵卑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俵作僕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已俵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並作僕

祭之為

或有所畏迫

閩監本同惠棟按宋本或作大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同是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大作太亦誤釋文出猶大云下同正謂此大是釋文本亦作大字也

君若賜之爵節

隱辟而后履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而履云一本作而後履

俛逡巡而退著履也

各本同釋文出巡作遁云音巡○按通正字巡假借字

在尊南南上

閩監本作南上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南上誤面上此本說脫

已乃授虛爵與相者也

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授誤受

既受二爵顏色稍和

毛本同衛氏集說亦唯作二閩監本二誤三

已止三爵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止作上衛氏集說作唯止三爵無已字按止字是謂蜡祭時也閩監本如此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時字在謂蜡祭

三字闕毛本時誤是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惠棟按宋本作間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此本間字脫閩監毛本間誤之

始冠緇布冠節惠棟按云始冠節垂綏節宋本合為一節

故鄭志荅趙商問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荅字祭時亦一冠孔廣森云亦疑當作又故云子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

日

垂綏五寸節

親沒不髦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旌

紀者雜廁其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紀改記以祭周公用白牡惠棟按宋本作白牡衛氏集說同此本白字不誤牡誤牲閩監本同毛本白牡

誤入

袂口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袂誤袂毛本袂誤袂

袂尺二寸者祛謂深衣袂口惠棟按宋本作祛尺祛謂毛本同監本祛字並誤作袂但其裳以素耳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耳作爾衛

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比作此故中衣並用布也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誤并士衣染緇此本

不誤染誤也閩監毛本染字不誤緇誤下云居士錦帶者惠棟按宋本如此考文引補本同此本下字闕閩監毛本云誤文

三月之後別服此元端元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別作則朱是南方正惠棟按宋本作朱考文引補本同此本朱誤未閩監毛本朱作赤衛

氏集說同

襲裘不入公門節惠棟按云襲裘節孔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衣有著之異名也閩本如此惠棟按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監毛本有誤者衛氏集說同此本有字不誤著誤者

孔子曰朝服而朝節

以上文次皆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文作之

唯君有黼裘節

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獮誤稱時大夫又有大裘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說同毛本又誤循而用黼爲裘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九終記云凡二十七頁



禮記注疏卷二十九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

玉藻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裳然則錦衣

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衣於既反下文不衣同復扶又反與音餘

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衛尊者宜武猛

士不衣狐白

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為貴也。辟音避

疏

君衣至狐白。正義曰君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為裘其上用錦衣以裼之。注詩云至色也。正義曰

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為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

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玄衣為裼羔裘用緇衣為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

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

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

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麤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服之其在國視朝則素衣麤裘卿大夫士亦皆然

故論語注云素衣麤裘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故聘禮公賜降立注引玉藻云麤裘青豹裘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

也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

君子大夫士也緇綺屬也染之以玄

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豹包教反緇音消

麤裘青裘。絞絞衣以裼之

豸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麤裘。麤音迷豸音岸

胡地野犬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飾猶裘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狐裘黃衣以裼之

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

子曰黃衣狐裘。蜡仕嫁反臘力合反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

犬羊之裘不裼

質略亦庶人無文飾



疏 君子至不裼。正義曰：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為裘，豹皮為裘，用玄緇之衣以覆裼之。注：君子至之裘。正義曰：知君子大夫士者，以其上文已云君此文云君子，故知是大夫士也。云

蓋玄衣之裘者，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皇氏又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玄衣。此狐青又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

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此皆皇氏之說。熊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縠、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

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用羔裘也。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

劉氏又以此玄衣為玄端，與皇氏同。今刪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互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玄衣，按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外內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檜

風云：羔裘遺造，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玄衣為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

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踰於一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注：豺、胡、犬也。正義曰：熊氏以豺、胡、犬謂

胡地野犬，一解此胡作狐字，謂狐犬雜未知孰是也。注：黃衣至狐裘。正義曰：按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是蜡祭之後，為息民之祭也。此息

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為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不文飾也不裼。裼，文飾之事。正義曰：按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也是不文飾。裘之飾也，見美也。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

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也。裘之飾也，見美也。見賢遍反。注：下注及下文。

疏 裘之裼也，見美也。正義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

見**疏** 弔則襲不盡飾也。正義曰：凡此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也。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則裼，盡飾也。君所

疏 君在則裼，盡飾也。正義曰：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猶覆也，所敬。疏襲也。

充美也。正義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褻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褻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注所敬至則襲。正義曰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褻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所則褻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下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褻襲不同也。是故尸襲尸尊疏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執玉龜襲重寶也疏執玉

。正義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得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褻此執玉或客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褻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則褻弗敢充也謂已致龜玉也疏無事至充也。正義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褻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褻也若不在君所故

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球音求見於天子與射無魚須文竹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

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小功不說笏

當事免則說之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既措必盥雖有執於朝弗

有盥矣摺笏輒盥為必執事。為于偽反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

笏畢用也因飾焉畢盡也。畫呼麥反造皇七報反舊七刀反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

殺六分而去一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去起呂反下注去上則去去飾同疏笏天至去一。正義曰此一節

明天子以下笏之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大夫以魚須文竹者文飾也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為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

許之辭。注球美至物也。正義曰按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云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

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為笏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為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注言凡至笏也。正義曰經惣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凡者非一之辭下

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惟吉事無說笏也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僭傲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既搢至盥矣。言既搢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預潔淨故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潔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造受至飾焉。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為上下等級焉。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一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注殺猶至寸半。正義曰按玉人云天子桴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桴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桴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二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其上下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緯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率積如今作幪頭為之也辟讀如禪冕之禪禪謂以緇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禪其紐及末士禪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帶音

戴辟依注為禪婢支反下同徐又音卑下緇辟終辟皆放此率音律注及而素帶終辟。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下同并必政反紐女久反組音祖下尸嫁反緯音律燥七紉反又七曹反

疏

義曰自此以下至

皆從男子明帶及鞞鞞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為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今依而解之。天子素帶朱裏者以故云終辟。而素帶終辟者謂諸侯者大夫亦用素為帶不終禪但以練為帶其帶用鞞帛雨邊縛而已練及屈垂者。士練帶率下辟者士用鞞帛但士帶至者必反屈轡上又垂而下大夫

則揔皆禪之士則用緇唯禪嚮下一垂者。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尙文也。弟子縞帶者用生
縞爲帶尙質也。并紐約用組者并並也。紐約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
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
組闊三寸也。長齊于帶者言約紐約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
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
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鞞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鞞謂鞞膝結謂紐約餘紐三者俱
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廣二寸
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續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
續緝其側但緇禪之而已無別禪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注而素至終辟。正義曰以文承天
子素帶終辟故知素帶謂諸侯以經不云朱裏故云諸侯不朱裏下天子也云率紳也士以下皆
禪者合而緇積者以率非縫繞之事故讀爲率與禪率同也知士以下皆禪者以經云士練帶率
紳是縫禪之名以縫旁邊故知禪也云辟讀如禪寬之禪者讀如曾子問大祝禪寬之禪也云人
君充之者充滿也人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云大夫禪其紐及末者
大夫卑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也云士禪其末而已者士又卑但禪其一條下垂者故云禪末
而已云宜承朱裏終辟者以下文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此文即云素帶終辟次云大夫故知宜
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注三寸至爲袷。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
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各紳之意
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者以此經直云三寸長齊于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
約用組之下。注雜猶至三齊。正義曰云云禪此云雜故知雜卽上之禪也云君禪帶上以朱
下以綠者君謂天子諸侯崔氏熊氏並云據要爲正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
畔以綠綠是間色故在下也云大夫禪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者熊氏云近人爲內遠人爲
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爲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云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者
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濛禪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禪之外內皆用緇也云宜承紳鞞結
三齊者以下文三寸長齊于帶合承上紐約用組之後則此大夫大帶一經不得厠在其間故知
宜承下紳鞞結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此立端服之鞞也鞞之言蔽也凡鞞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立端朱裳大夫素裳唯

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鞞音必

園殺直

目鞞制。天子直。四角直。無園殺

公侯前後方

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

殺者去上大夫前方後挫角圓其上方變於君也韠以下士前後正土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

也天子之士則直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

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雜猶飾也即上之禪也君禪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

禪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禪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

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綽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禪之士雖綽帶禪亦用箴

功凡帶不禪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鞞結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

三齊○綠音了箴音針下士崔如字或戶嫁反

命赤鞞葱衡此玄冕爵弁服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鞞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鞞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

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緼音溫鞞音弗幽讀為黝出注幼糾反黑也下同鞞莫拜反又音妹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鞞鞞君至終辟○正義曰此一經認明鞞鞞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帶也其間已於帶條說訖○注此玄至素鞞○正義曰知此玄端服之鞞也者按士冠禮玄

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鞞謂士玄端之鞞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鞞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若

以鞞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知此朱鞞非祭服鞞者若

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韋且祭服之鞞大夫以上謂之鞞士

爵弁謂之鞞鞞不得稱鞞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端以素為裳故素鞞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

服大夫既以素裳為朝服也以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

冠禮皮弁服素鞞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注目鞞制○正義曰經云圍則下

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圍也經云殺則下文公侯前後方方也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云天子直是

目鞞制也○注殺四至五寸○正義曰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

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鞞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

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

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為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

注雜記云純純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純以爵韋表裏各二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純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紉以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子韠制形如要鼓也以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參驗情事而爲此說以俟後賢○注圖其至爲後○正義曰以經云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圍不令方也○注正直方之間語也○正義曰正直謂不衷也直而不衷謂之正方而不衷亦謂之正故云正直方之間語○注頸五至革帶○正義曰云頸五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寸故云亦謂廣也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凡佩繫之革帶者以韠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云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韠佩故也○注此玄至不命○正義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韠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韠是異其名韠韠皆言爲蔽取蔽鄣之義也知祭服稱韠者按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亨祀是祭祀稱韠也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韠也則大夫赤韠也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韠夏后氏山殷周龍章被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韠韠而已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韠也者按此云一命緇韠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韠韠此緇韠則當彼韠韠故云所謂韠也毛詩云韠韠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韠韠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緇爲赤黃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緇韠不得爲韠韠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葱青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王后韠衣夫人掄狄青黑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也冕侯伯之卿綸冕皆赤韠葱衡

狄 禕讀如暈掄讀如搖暈搖皆翟雉名也刻繡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韠衣○韠音暈許韋反注及下同掄音搖羊消反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鞞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鷩鷩音搖謂刻畫此雉形以爲后夫人服也翟直歷反著直略反又竹略反

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一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

結三齊 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

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衿○紳音申本亦作申下同重直龍反 **君命屈狄再命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 屈周禮作

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翟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祿或作稅。闕音屈注同禕依注音鞠居六反又曲六反翟張戰反祿吐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

亂反注作稅音同

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

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掄狄

寸長齊于帶一經廟在其間帶事前文已解訖。王后禕衣者禕讀如暈謂畫暈於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掄狄者掄搖如擣狄讀如翟謂畫讀翟之雉於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君命

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再命禕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禕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一命禮衣

者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祿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鄭注士喪禮祿之言綠黑衣裳以赤綠之。唯世婦命於奠繭者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奠獻也

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

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注禕讀至禕衣。正義曰按鄭

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維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暈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經於衣以爲文章禕衣畫暈者掄翟畫擣者闕翟刻而

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衣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擣翟青禕衣玄鞠衣黃展衣白祿衣

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祿衣首服以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時則亦祿衣驪

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總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縹爲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禕衣則云夫人掄狄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爲

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平爲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禕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禕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禕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注君女至

作稅。正義曰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為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者以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禕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為鞠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為此言欲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為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綿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為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為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祿衣禮衣士祿衣士與大夫不同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尚分為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鄭云然也。注奠猶至榆狄。正義曰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齊音咨本又作齋注同頤以支反雷

力救反裕居業反鄉許亮反折之列反又市列反篇末放此緝七入反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

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使使上音史下色吏反鎮珍刃反徐音珍守手又反漢使色吏反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

俟車

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也○處昌慮反

疏

凡侍至俟車。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侍於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紳垂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倚則帶垂足如履齊者齊裳下緝也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頤雷者雷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屋雷。垂拱者拱查手也身俯則宜手查而下垂也。視下而聽上者視高則敖故下矚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袷交領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

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是也。聽鄉任左者此解聽立也庚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上聽鄉任左為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節者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庚氏云君召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急趨君召也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

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注周禮至擁節。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君召臣之節謂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云其餘未聞者謂召諸侯之外別召餘臣未聞云今漢使擁節者擁持也漢時使人召臣持節召之也。○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辟士音避下亦辟辟先辟德皆同。

於尊者先拜進面荅之拜則走

士往見卿大夫卿大夫出迎荅拜亦辟也。

疏 士於至則走。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士於大夫不

敢拜迎者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按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荅拜鄭注云不荅拜者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即先於門外拜之也。進面士先於外拜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荅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而荅拜於士則士走辟之也。士於君所言

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君所大夫存亦名

疏 士於至大夫。正義曰此

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士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沒矣則稱諡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則士呼其名若彼大夫已死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諡無諡則稱字不呼其名敬貴故也。名士者士賤雖已死而此生士與君言猶呼死士名也。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賤故呼之名大夫貴故呼之字也。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諡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謂祝

辭中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撮古雅反。

教學臨文不諱

為惑未知者。為于偽反下為幼為起事同。

疏 於大至不諱。正義曰此一節

論諱與不諱之法。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已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重敬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名者也凡祭祭羣神也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臨文不諱者教學為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古之君子必佩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右徵

角左宮羽

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官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徵張里反注同中丁仲反下文同。

趨以采齊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

齊當為楚薺之薺。趨七須反本又作趣齊依注作薺疾私反采薺詩篇名。

行以肆夏

登堂之樂節

周還中規

反行也宜圓。還音旋本亦作旋下

同圓折還中矩。曲行也宜方。折之設反。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

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

心無自入也。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辟本又。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則結佩於

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則設佩。

君亦結左。齊則結結佩而爵鞞。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鞞。齊則皆反注同結側耕反。凡帶必有佩玉

唯喪否。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佩玉有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衝昌容反。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

子於玉比德焉。故謂喪與災青。裁音災青色耿反。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而緼組

綬。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也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黃。綬音受純讀為緇側其反。瑜羊朱反。綦音其瑞而充反。徐又作瑛同。致武巾反。字又作攸同。緼音溫。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疏。古之

矩。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佩玉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比德至已上。正義曰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按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罕筠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按下文云天子佩白玉而玉下至士是君子合士以上也。注玉聲至宜逸。正義曰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可以勞者按

樂記角為民徵為事右庸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也物也宜逸者按樂記云宮為君羽為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為物宜

積聚故在於左所以逸也。注路門至之齊。正義曰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為節云齊當為楚齊之齊者按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為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

則異。注登堂之樂節。正義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

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注反行也宜園。正義曰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注曲行也宜方。正義曰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進則至鳴也。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恒小俯俛也。退則揚之者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然後玉鏘鳴也者若進俯退仰則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注揖之至後也。正義曰見於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也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謂君子恒聞鶯和佩玉之正聲自由也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於身也。注鶯在衡和在式。正義曰鶯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意此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鶯在馬鑣也故注秦詩云置鶯於鑣異於乘車鄭於秦詩既已明言故於毛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鶯鄭不復易毛也又於商頌箋云鶯在鑣同毛氏之說亦不復具言以秦詩箋已明言故也。君在至設佩。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已無德也。左結佩者佩亦玉佩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玉也。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是木燧大鑣之屬。注謂世至鳴也。正義曰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云出所處而君在焉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明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云而設事佩者大鑣木燧之屬也云辟德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德佩而示有勞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自朝則結佩朝結佩及設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結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結結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鞞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鞞為鞞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鞞為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鞞素鞞也義或然也。佩玉有衝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蠟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環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注玉有至赤黃。正義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者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世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瑤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云純當為縑者以經云玄組朱組皆是色則純亦是色也

故讀純為緇鄭讀純為緇其例有異若經文絲帛義分明而色不見者即讀純為緇媒氏云純帛不過伍兩以有帛字故純為緇祭統云后夫人蠶事以供純服以其供蠶絲義分明故讀純為緇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以色不見故讀純為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以義為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也云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人綦弁云綦青黑色鄭風縞云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綦為雜色又說文云綦蒼艾是雜色也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為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己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已有文章也而為環者示己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童子之

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紛也并紐必正反下同稱尺證反紛音計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讀為肆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紐也勤

女丑反冠古亂反下並 謂執勞辱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 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

則立主人之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皆為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絢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絢其俱

反見賢徧反少詩照 疏 童子至而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鄭云爛反下少儀同免音問 脫廁在其間宜承上無箴功之下今先釋之後論童子之事。肆束及帶

者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斂之為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據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據謂抱之於懷也。童子之節也者謂童稚之子未成人

之禮節。緇布衣者謂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錦緣錦紳并紐者謂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用錦為紳帶并絢帶之紐皆用錦也。錦束髮者以錦為總而束髮也。皆朱錦也者言童子所用

之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義也。童子不裘不帛者為大溫傷壯氣也。不履絢者絢屨之飾也未成人不盡飾為節也。無總服者童子唯當

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絢

以往給事總喪使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室也按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

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無事則立主人之北面者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見先生從人而入者先生師也童子不能

獨為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注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正義曰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云無總服是但不著總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猶著免也。○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謙也。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

也。祭者盛主人之饌也。客飧主人辭以疏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主人自置其醬則客

自徹之敬主人也徹。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也賓。壹食之人一人

徹壹猶聚也為。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

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也。後祭先飯者此饌不為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為尊者嘗食也。客祭者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者凡主人於客悉皆然也祭是盛主人之饌也

故主人致辭云疏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辭以疏者疏麤也飧是已食飽飽猶食美故主人見客飧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者主人敬客則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曰主人親饋是也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者謂同事而合居一室若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者壹猶聚也謂暫為赴事壹聚共食共食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凡燕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男子有徹義故明婦人禮也。○食

棗桃李弗致于核恭也。核。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上環頭付也。操七刀反付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陰陽所成非人事。火孰者先君子備火齊不得也。先。有慶

非君賜不賀唯君賜為榮也。有憂者此下絕亡。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

重直用反疏。食棗至擁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謂其懷核不置於又直龍反疏。地也。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

是寔間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付切謂切瓜頭切去寔此庶人法也。凡食果實者後君子者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嘗也。火孰者先君子者人孰和調是人之所為恐和齊不備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為榮故

於君子而嘗之。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為榮故

於君子而嘗之。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為榮故

於君子而嘗之。有慶非君賜不賀者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為榮故

也唯受君之賜為榮故相拜賀故云非君賜不賀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

也。正義曰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不食肉而飧者凡禮食先食裁次食殺乃至肩至肩則飽乃飧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為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敬君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覆芳服反。酒肉之

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慎於尊卑。一本作順。君賜至同日。

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者謂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者此使臣雖受賜於王不敢

即乘服當歸國獻其君君命與之則臣乃乘服耳若君未有命即不敢乘服也。君賜者明受君賜拜謝之法也。稽首者頭至地也據掌者據按也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諸

地者致至也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之賜弗再拜者亦謂君賜也再猶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者凡於君子

者慎尊卑之雜也。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也。膳於君有

葷桃茆於大夫去茆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膳美食也葷桃茆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茆莖

帝也造於膳宰既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焄。葷許云反注焄同茆音列又音例去起呂反下同造七報反注同辟必亦反邪似嗟反莖吐敢反郭璞云烏菹也取其苗為帶蒂本或作蒂之手反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荅己也。不敢變動至尊。為于僞反下注為其同。凡獻至己也。正義曰此一節

之義。凡獻於君者凡於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也。大夫使宰者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已膳宰往獻也。士親者以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也。皆再拜稽首

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膳於君有葷桃茆者美食曰膳謂天子諸侯之臣獻孰食於君法也恐邪氣干犯

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葷謂薑之屬也桃桃枝也茆莖蒂也。於大夫去茆者謂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降於正君除去茆餘有葷與桃也。於士去葷者謂士之臣吏以食獻士也又去葷唯餘

桃耳。皆造於膳宰者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孰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不親拜為君之荅已也。者解大夫所以不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拜荅已也。故不親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

復同辟音避下辟尊者同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異於君惠

也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也。敵本又作適音狄 凡於尊者有獻

而弗敢以聞。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

夫於上大夫承賀。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聽天丁反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

則稱父拜之。事統於尊 疏 大夫至拜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各隨文解之。大夫拜賜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以

白君小臣亦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不待白報恐君召進荅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則士又拜君之諾報

也。弗荅拜者謂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受又往彼家拜也。衣服弗服以拜者得君賜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注拜受至拜

也。正義曰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其室獻者之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

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者。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不敢以聞者

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注此謂至類也。正義曰引少儀者證不敢聞也。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玉貨貝

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獻君也。言君尊恒足應無所乏故也。士於大夫不承賀者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下大夫於上大夫

承賀者尊相近故受也。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者服充大 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謂祭天也周禮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疏。禮不至不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禮不盛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服不充者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

執玉龜皆襲是為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乘路車不式者路車謂王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闕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為曲敬之例也。○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唯

于癸反徐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為其不信已所處也復反也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

此孝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瘠才細反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

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孝子見親之器物哀側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為謂厄

厄之屬。圈起權反注父命至焉爾。正義曰此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者父召子也

同厄音支厄以支反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為父命所呼也。唯而不諾者應之以

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走而不趨者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親老出不易方者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

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不過時者復還也假旦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期也而

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親瘠者瘠病也謂父母病也。色容不盛者謂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顛顛憂愁危懼此

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者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母沒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忍為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婦人

所用故母言杯圈也。○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間士介拂棖此謂兩君相見也棖

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訟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介音界下及注同。闈魚列反門楬也棖直衡反門楬也謂兩旁木楔徐古入反皇先結反行戶剛反訟悅宣反。○賓

入不中門不履闈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公事自闈西聘享也私事自闈東覲

也君入至闈東。正義曰此一節論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各依文解之。君入門者此一經明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也君必中門。介拂闈者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闈。

大夫中振與闈之間者大夫之介微遠於闈故當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楨者士介卑去闈遠故拂楨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楨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注此謂至亦然。正義曰以經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鴈行於後示不相洽也。者鴈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並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楨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楨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楨介各當君後在楨闈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賓入不中門不履闈者。前經明朝此經明聘賓入者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闈西楨闈之中央也而稍東近闈也。不履闈者闈門限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以言賓入不中門故注云謂聘客也。公事自闈西者謂行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闈西用賓禮也。私事自闈東者謂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闈東者從臣禮示將為主君之臣也。○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大夫繼

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

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也母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母移上音無下如字數色角反下同池羊爾反圈豚行不舉足齊

如流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反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圈舉遠反又去阮反注同豚本又作豚同大本反徐徒困反注同齊如音咨本又作齋同圈

章勇反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處尺慮反端行顛雷如矢弃行剡剡起屨此疾趨也端直也顛或爲電也

顛雷上音夷下力救反弃皮彦反急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著徐趨之事。顛以漸反字林因冉反雷音夷徐音追

或作疏君與至如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行步徐趨疾趨之儀。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疏同疏尸行步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踳於半未得各自成

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大夫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士中武者謂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間也每徒

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土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疾趨則欲發者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

也發起也既無所執持而欲履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尋常故注云疏數自若貴賤同然也。而手足毋移者移謂靡也搖動也雖屨恒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

區搖動也。圈豚行者此釋言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循也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

也。席上亦然者然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困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雷如矢者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頤雷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雷之垂也。如矢者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行者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剡剡起屨者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屨恒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者此一經論徐趨之事言執龜玉之時有此徐趨也。舉前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踏踏如也言舉足狹數踏踏如也。○凡行容惕

惕 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廟中齊齊 恭懋貌也。齊才。○朝廷濟濟翔翔 莊敬也。惕音傷又音陽直而疾也。○濟徐子禮反有威儀也翔本又作洋音詳。○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正義曰此一節明道路廟

貌恭懋齊齊然。○朝廷濟濟翔翔者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趨 謙懋貌也趨猶盛盛也齊趨一音咨。足容

重 舉欲遲也。○手容恭 高且正也。目容端 不睨視也。口容止 不妄動也。聲音靜 不噉歎也。○頭

容直 不傾顧也。○氣容肅 似不立容德 如有予也。德如字得也徐音置。○色容莊 勃如戰色。坐如尸 尸居神位敬慎也。○

燕居告溫溫 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疏 君子至溫溫。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

齊趨者君子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者則齊趨齊謂齊齊也趨謂盛覺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是齊趨為謙敬之貌皇氏云齊謂裳下緝趨謂盛斂見所尊者人自俯下

身裳下盛斂則齊盛是裳之體注何得云謙慤貌也皇氏說非也目容端者目宜端正不邪睨而視之。立容德者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

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時也故注云如有予也會前兩注也。色容莊者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乍變動也。燕居告溫溫者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

欲嚴慤。○注詩云溫溫恭人。○正義曰此詩小雅小宛之篇刺幽王之詩。○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如睹其人在此。○喪容纍纍 羸德貌也

凡祭至祭者。○正義曰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喪容纍纍 羸德貌也

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喪容纍纍 羸德貌也

十二經注疏 禮記三十 玉藻

十

十

僿力皮反反 ○色容顛顛 憂思貌也。顛字又作顛。音田又丁年反思息嗣反。 視容瞿瞿梅梅 不審貌也。視

紀具反反 言容繭繭 繭古典反。聲氣微也。疏 喪容至繭繭。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

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謂微。色容

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言容繭繭者繭繭猶繆繆聲氣微細繭繭然。○

戎容暨暨 果毅貌也。暨其記反。 言容諮諮 教令嚴也。諮五格反。 色容厲肅 儀形貌也。 視容清明 察於

徐市志反 立容辨卑毋調 辨讀為貶自貶早謂磬折也。調為傾身以存下也。辨讀為貶

頭頸必中 直頭容山立不搖動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 盛氣顛實揚休 顛讀為闐揚讀為

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 變也。疏 戎容至玉色。正義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

軀物也。顛依注讀為闐音田。玉色 變也。疏 豎暨果毅剛強之貌。言容諮諮者謂教令

嚴猛也。軍旅行教令宜嚴猛也。色容厲肅者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也以義斷割使

義形貌故嚴威也。視容清明者謂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立容辨卑者謂在軍中立之形容常

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放忽略士卒。毋調者軍中尚威武雖自貶退當有威可畏無得過

為調曲以屈下於人。頭頸必中者頭容直不低迴也。山立者若住立則疑如山之固不搖動

也。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動搖也。時行者觀時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者顛塞也。實滿也。揚陽

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勃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者軍尚

嚴肅故色不變。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謙自別於人而已。伯曰天子之力臣 伯上

命分陝者。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伯上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邊邑謂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

又反 疏 凡自至曰孤。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各隨文解之

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注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

諸侯皆稱予一入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祗是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

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按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鄭注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繆為異說其義非也。諸侯至曰孤明諸侯自稱之號。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者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摠以自稱冠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曲禮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者謂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故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日子注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擯者不同皇氏皆以為殷周之異其義非也。其於敵以下曰寡人者謂諸侯於敵以下自稱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者此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云擯者亦曰孤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注大國至寡君正義曰按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己君為寡君則知為君擯者稱己君為寡君也。上大夫曰下

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

之適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適丁歷反見賢通反。公子曰臣孽孽當為柄聲之韻。孽音柝五葛反徐五列反。士

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傳陟戀反注同遽其庶反。大夫私事使

私人擯則稱名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使色吏反注同。公士擯則曰寡

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賓必刃疏上大夫至之適。正義曰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反注同。異。上大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各稱下臣

某也。擯者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為寡君之老雖以擯為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自名

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擯者曰寡大夫者謂下大夫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自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擯

十二經注疏 禮記三十校勘記 十一

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注擯者至臣某。正義曰擯者之辭主謂見他國君則是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擯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己爲主人故稱擯也且擯介散文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各於它國君曰外臣某者如鄭此言則下大夫自各謂對己君也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己君也故熊氏以爲皆對己君而皇氏云對它國君違鄭注意其義非也公子曰臣孽稱臣謂對己君也若對它國當云外臣注從枿者枿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士曰至外私。遠是促遠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遠亦謂對己君也皇氏以爲對它國君其義亦通。於大夫曰外私者凡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注士臣至私人。正義曰此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大夫至稱名。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而出使。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注若魯至之類。正義曰按成二年晉及魯衛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齊人服晉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云之類者若乞師告糴故云之類。公士至賓也。前經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經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也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者覆明上正聘使公士爲擯之事往謂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所往之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注大聘至大夫。正義曰按聘禮及竟張釐周禮孤卿建釐故知大聘使卿聘禮又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按大聘大夫爲上介今云如其爲介故知小聘是大夫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技勛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 惠棟按宋本禮記 正義卷第四十

玉藻

君衣狐白裘節

以少爲貴也

閔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貴作尊岳本同宋監本同

錦衣亦白

惠棟按宋本有亦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亦字脫閔監

同 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褐閩監毛本同浦鏗云褐當錫字誤 告廟之後則服之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

則不服之刊本相沿誤脫不字耳秦風錦衣狐裘疏曰諸侯在天子之朝乃服狐自歸國則

不服之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服歸則

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 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閩監本同毛本麕誤覽下

服之足以證此文脫不字矣 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同

君子狐青裘節

青豻裘各本同石經同 釋文豻作豻

羔裘豹飾各本同石經同嘉靖本 飾誤飭下文飾經注同

不如黼裘大裘之美故謂之裘耳惠棟按宋本不重故字此本 誤重閩監毛本故上衍以字

弔則襲節惠棟按云弔則襲節君在節 服之襲節宋本合為一節

不盡飾也各本同石經同 嘉靖本飾誤飭

人大廟說笏非古也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 本同閩監本古誤禮衛氏集說同毛本非古誤無禮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

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 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非古

而素帶終辟節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陳滯集說自此以下至孔子食於季氏以上多所倒 置案岳珂本玉藻篇後附刻與國于氏改定本滯所用乃于氏所改也蔡沈

書集傳考定武成猶附經後滯直沒古文又不言出于氏今從諸本按提要是也正義云其 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依鄭注以為先後云云是孔氏不敢輒改移經文但于正義中整齊

其次第申其說耳于此見唐人讀 經之慎非宋以後人所可及也

宜承朱裏終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衛氏集說同毛本承誤同

其帶用單帛閩監本同毛本單誤 禘衛氏集說亦作單 但士帶至者

必反屈嚮上惠棟校宋本至作垂是也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並誤至故讀為綽與禪綽同也毛本同閩監本上綽誤練禪誤禪故知

宜承天子素帶之下文相次也○注三寸至為衿○正義曰按此本文相次也下尚有注三寸至為衿及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二則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本節疏文相次也止以注三寸至為衿正義一則移廟鞞君朱節下非孔氏之次也知三寸約帶紐組

之廣者毛本作紐此本紐誤組閩監本同云宜承約用組者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同毛本組下衍結字以此經直云

三寸長齊于帶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直字空闕毛本直字脫上云禪此云雜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禪作鞞下上之禪君禪大夫禪士禪並倣此以下二條閩監毛本在十一頁

韞君朱節本在十一頁

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裳色下又有裳色二字宋監本同

衡佩玉之衡也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上衡誤猶

云凡佩繫之革帶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之作於是也故也○注此元至不命閩監毛本故也下厠注雜猶至三齊正義一則則

公之卿元冕侯伯之卿絺冕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云希冕在元冕上此互易

王后褱衣節

紳居二焉石經作二而素帶終辟節正義亦作二凡兩見云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是字當作二之確證也此本二誤一閩監毛本同岳本

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儀禮集傳集注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九經誤字並作紳居二焉

結或為衿惠棟校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閩監毛本衿誤衿衛氏集說同

端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閩監毛本衿誤衿衛氏集說同

陳六服之下云素紗

惠棟按宋本同閩本紗誤綾監本紗誤縹毛本誤縹按周禮作素沙

以白縹為裏

監本同閩毛本縹作縹盧文弨云縹當作縹

棟云古

立于房中是也

閩監毛本此下有注三寸至為矜正義曰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結者以此經云三寸長齊於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為宜承約用組之下一段此本誤脫

凡侍於君節

磬倚則帶垂

閩監本同毛本倚作折衛氏集說同

急緩不出於三耳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耳誤節

於大夫所節

為惑未知者

各本同釋文惑作或按古多假或為惑

有音字同已祖禰名字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音作名

教學為師長

也

閩監本同毛本為作謂衛氏集說同

古之君子必佩玉節

路門外之樂節也門外謂之趨

惠棟按宋本作也門外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誤宅閩本同監毛本也

門外誤至應門趨字惟嘉靖本與此本同各本俱作趨

視之文色所似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之作其通典六十三亦作之

孚筭旁達信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筠作尹衛氏集說同

宮中謂之時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官作室是也

曲折而東嚮西嚮也

惠棟按宋本有西嚮二字脫閩監毛本同

是臣之去朝君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臣誤以惠棟按宋本臣字同去作法

自朝

則結佩朝結佩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宋本無自字疑當有或是圈隔

凡佩玉必上繫於衝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衝作衝

義為絲惠棟按宋本作純考文引補本同此本純作義閩監毛本同又說文云綦蒼文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監毛本蒼文作蒼艾虛文昭

云說文正云蒼艾色鄭箋詩則云綦綦文

待食於先生異爵者節

主人自置其醬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置作致

異爵謂尊於己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也作者飽猶食美閩監本同考文引補本食美作美食

食棗桃李節

食中弃所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本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

此補脫重各本同釋文出重也正義本無也字考文云古本重下有者也二字

食瓜亦祭先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從通解生補圃字人

孰和調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人作火

君賜車馬節

以左手覆按右手也閩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按作案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覆案

慎於尊卑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卑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釋文出慎乎尊卑也

即不敢乘服也閩監本同毛本即作則

凡獻於君節

及致膳於尊者之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鐘按義改儀操醬齊以致命閩監本同毛本操作造

父命呼節

手執業則投之

各本同毛本投誤受

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作凡

君入門節

此一節論兩君朝聘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論作明衛氏集說同

君與尸行接武節

皆如與尸行之節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占本足利本同毛本行之節誤之行迹

移之言靡匝也

惠棟按宋本作迤正義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靡迤此本迤作匝閩監毛本同疏靡迤並放此

圜豚行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豚云本又作豚注同正義本作豚

踏踏如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宿宿云本或作踏

豚循也

惠棟按宋本同考文引補本同衛氏

集說同閩監毛本循誤豬

君子之容舒遲節

見所尊者齊遯

石經作遯岳本同此本遯誤從文作遯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

舒遲閑雅也

閩監本同毛本開作開

凡祭節

如覲其人在此

各本同釋文覲作睹

戎容暨暨節

儀形貌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校本儀改義按正義云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正疏此義字之義作義形貌者是也

立容辨卑母

調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母調毛本母誤無

調為傾身以有下也

惠棟按宋本亦作有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釋文出有下

宋監本同為作謂監毛本有誤自衛氏集說同

若陽氣之眡物也

閩監毛本眡作體岳本眡作休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古本足利本同段玉裁從九經三傳沿革例刪氣字體改休按正義云休養也眡不可訓

養當以作休為是休眡形近故致誤也

凡自稱節

惠棟按云凡自稱節上大夫節宋本合為一節

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補本同閩監毛本男上脫一某字

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

閩監毛本同惠

棟按宋本謹按作故字

云擯者亦曰孤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云上當有故字

上大夫曰下臣節

尊當為枿聲之誤

毛本作枿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枿誤枿閩監本同按釋文出臣孽云依注音枿是亦作枿字也

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孽作葉

以國之公事○出聘

補案此誤衍

是大夫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

正義卷第四十終記云凡三十三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

明堂位第十四

陸曰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所陳列之位。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

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己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有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以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為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般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表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蔽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知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唯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室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筵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維是其闊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一定要在堂簷之下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玉也○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辟王音避一本作辟正王

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斧音甫依本又作辰同於堂反注同鄉許亮反借

本又作背音倍屏並經反牖音酉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

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

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

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朝之禮不於此周公

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采七在反塞先代反注同又先則反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本或無周公之字近

附近之近藩本又作蕃方元反下同壹見壹又作一下賢遍反下同要一透反

疏

昔者至位也○正義曰此下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各依文解之○注周

公至王也○正義曰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同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

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立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按觀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是觀在廟今在明堂故云

辟王謂辟成王也○注天子至立焉○正義曰以周公朝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為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

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者釋官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今云斧依故知為斧文屏風於戶牖

闡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為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按諸伯以下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也。○注朝位至一見。○正義曰。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云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帥諸侯而入者。按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牧居外而糾察之也。者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其夷狄之名。此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按職方云。四夷入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文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不同者。爾雅釋地所云。謂殷代此明堂。周公朝諸侯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志。趙商問曰。職方掌四夷。入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不達。其數故鄭荅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雅雖有與同。皆數爾。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也。如鄭此言。夷狄之名。既無別國顯其名數。或六或五。不可知也。明堂也者。明

諸侯之尊卑也

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明堂至甲也。○正義曰。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

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注朝於至等也。○正

義曰。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言之。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

侯。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紂直九反。

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履也頒讀為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管所容受

○相息亮反頒音班量徐音亮注同區鳥侯反筥音匡管紀呂反○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

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

致政以王事歸授之

疏

昔殷至天下○正義云此一節明周公

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治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勳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

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庾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

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武王崩成王幼弱者家語云武王崩成王

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

者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

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為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

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尚書康王之誥云攝政

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

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

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即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

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二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

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為武王崩成

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一月崩至成王年十一月喪畢成王將即位稱己小未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

踐

疏

周

公

於

魯

地

方

七

百

里

車

千

乘

千魯太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
車千乘朱英綠滕。乘繩證反注同里必爾反本文作俾下同滕大登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韞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吳天上帝禮兼四代服器各隨文解之。正義曰自此以下皆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

故不祭。禮兼四代服器各隨文解之。注曲阜至綠滕。正義曰云曲阜魯地者按費誓序云

魯侯伯禽宅曲阜又按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虛臣瓚注漢書云魯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

里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

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摠爲二十四同謂百里也

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

云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者按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按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

十六里有崎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謂之成

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闕官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云朱英綠滕者言以

朱爲英飾以綠爲滕約也。注同之至伯禽。正義曰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

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

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日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

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若
心以事周。注孟春至不祭。正義曰知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
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
破周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車者以祭天尚
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路云弧
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縵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云弧以
張縵之幅云其衣曰韞者謂此弓之衣謂之爲韞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者周禮日月爲常又云王
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故明之云靈威仰也
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唯云配以后稷故知
昊天上帝不祭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專用犧象山豨鬱

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椀。歲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楊而

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

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

樂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簋籩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椀始有四足也。歲為之距。清廟周頌

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季夏戶嫁

反注及下。季夏夏禘皆同。禘大計反。大廟音泰。後大廟皆同。犧象素何反。注下皆同。鬯音雷。灌古亂反。瓚才且反。圭瓚也。彫本亦作雕。簋息緩反。又祖管反。琖側眼反。昧音妹。任而林反。或而鳩反。沙

注同。椀苦管反。虞俎名。歲居衛反。又作椀。音同。夏俎名。楊星厥反。昧音妹。任而林反。或而鳩反。沙索何反。彝音夷。直如字。柄也。盾字又作楯。常準反。又音允。卷本又作衮。同音古。本反。下文同。僭七

尋反。又**疏**季夏至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牡則念反。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己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鬯者魯得用天

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盞。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

山鬯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衮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灌

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為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

彫簋者。簋籩也。以竹為之。形似管。亦薦時用也。彫鏤其柄。故曰彫簋也。爵用玉琖。仍彫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為之飾。故曰仍

雕。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醢尸名為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

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椀。歲者。椀。歲兩代。俎也。虞俎各椀。椀形四足。如案禮圖

云椀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各獻獻亦如椀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郕曰椀加郕中央橫木曰獻。升歌清廟者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文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于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陽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狄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昧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唯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皆於大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注季夏至大也。正義曰羣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為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者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鄭注司尊彝云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故謂之犧尊阮誥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篋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篋為籩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為之直柄也篋既用竹不可刻飾今云彫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恐散角以璧為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內宰謂之瑀爵此處謂之璧角者瑀是玉名爵是摠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椀始有四足也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有四足云獻為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知以橫木距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

武也以管播之者按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箭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者以大夏是禹樂故為夏舞引周禮味師者證經之味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任即南也則此詩小雅鼓鐘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無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

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

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禕王后之

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之周公之德宜饗此也。禕音輝注同祖音誕播本又作繇同以

昭反珈音加追丁回反揄羊昭反。疏君卷至大服。正義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人副禕立于房中者戶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于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揄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按此文承上禕祀周公之下

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迎牲于門者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餼并醑尸之時薦豆籩也。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

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注副首至此也。正義曰

經云副禕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漢之步搖亦覆首故云今之步搖引詩副笄六珈者詩鄭風刺衛宣姜之詩也言宣姜首著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者證副者是王后首

服言追師掌為副以供后之首服云禕王后之上服者按周禮云禕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但禕衣則是王后服之上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禕是魯得服之王

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禕衣也云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按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

之為大夫妻世婦與大夫位同故知內則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士妻者以經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明士妻及女御亦略之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

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不言春祠魯在東方主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為彌爾秋田各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

二月索鬼神而祭之。禘音藥省讀為彌仙淺反。疏是故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祭

蜡仕嫁反守手又反祊音方本又作方索所白反。東方者朝恒用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明朝時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

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預前待於竟故不得正月祭也云省

讀為彌爾秋田各也者以省彌聲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遂以彌田故知秋田各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彼云秋祀祊鄭云祊當為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大

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

門與臯之言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仇乃立。疏大廟至應門。正義曰此一經明魯之門及

應門應門將將。與音餘仇苦浪反將將七良反。廟之制。大廟天子明堂者言周公大廟制

似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者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之雉門制

似天子應門。注言廟至將將。正義曰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者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

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祭天不得祭園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袞冕不服大裘是不得盡如天子記

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知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者此經云

天子臯門天子應門是天子有臯門應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是天子有路門此經魯有

庫門雉門明天子亦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者此經有庫門雉門又檀弓云魯莊

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鐸大各反警京領反。

○山節藻梲復廟重

檐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山節刻構虛為山也藻稅畫侏儒柱為藻文也

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八窓為四達反玷反爵之玷

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

又為高玷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藻本又作縹音早椽專悅反復音福注同重直龍反注同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注同玷丁念

反康音抗苦浪反構音博又皮麥反一音旁各反徐又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盧如字本又作櫨音同侏音朱摩莫何反爲好呼報反桴思也音浮

疏

山節至飾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魯

之大廟之飾。山節謂樽盧刻爲山形。藻稅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

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窓牖也每室四戶八窓窓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站者兩君相見反爵之站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于站上故爲之反站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站在尊南故云出尊。崇

站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站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反站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注山節至之矣。正義曰刻構虛也者節各構虛釋宮云構謂之棗李巡云構今構虛也則今之

斗拱云畫侏儒柱者按釋宮云棟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椽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詩幽風塞向墀戶是牖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露嚮外爲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

云禮君尊于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于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賔主敵體尊于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于東楹之西爲兩楹之間失之矣云

康讀爲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淨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淨思故云今淨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城隅

謂角淨思也漢時東闕淨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淨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淨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兩旁相對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識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爲樂也。鉤古侯反乘徐食證反注同樂力丸反

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鸞車車有鸞和也路則車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者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闕也虞質未有鉤矣。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乘路周路也者乘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注春秋傳曰大路素。正義曰按桓二年左

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旂旗之屬也綏當爲綏讀如冠綦之綦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

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紕，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實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綏依注為綏耳。注反旄之樹反旄音毛，杠音江。麾，銀皮反。左杖直疏有虞至大赤。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當為綏，亮反。鉞音越。疏但注旄竿首未有旒，繆夏后氏之綏者，鄭云：綏當為旂。夏后氏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繆。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注有虞至田也。正義曰：知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旄夏世始加旒，繆知注旄牛尾於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為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旄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繆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綏也。以巾車連大白大赤，故以綏麾為之。旗引書曰：者，牧誓文引之者，證白旄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夏后氏駱馬黑

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順

色也。白馬黑鬣，曰駱。殷黑首為純白，凶也。騂，剛赤色。駱音洛，鬣力輒反。蕃鬣，字又作番音煩。郭璞云：兩披髮，騂息營反，又呼營反。正音征，又如字，為于偽反。疏夏后至騂剛，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駱馬黑鬣者，騂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駱也。夏尚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尚白，故白馬也。純白似凶，故黑頭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為所尚也。周人黃馬蕃鬣者，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為所尚也。熊氏以為蕃鬣為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者，賜魯用三代牲也。騂，赤色也。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

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泰用瓦著著地無足。大音。大本亦作泰著直略反。注同。疏泰有至尊也。正義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為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注泰用至無足。正義曰：以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植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斚，畫禾，嫁也。詩曰：洗爵奠斚。斚音嫁。又古雅反。注同。疏

十二經注疏

禮記三十一

明堂立

爵夏至以爵。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離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故名斝。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灌尊夏后氏以

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勺市灼反下同。禴音藥。裸古亂反。灌尊至蒲勺。正義曰此

周禮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

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

雞於彝。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為禾稼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為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

畫以雞彝殷著尊畫為稼彝然尊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為彝文無所據假因當

代尊為彝則夏后氏當因山疊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夏后氏以龍勺者勺

為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縷通刻勺頭。周以蒲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鳧頭其

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注夷讀至頭也。正義曰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

之文云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者義

亦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即為二時故

知兩彝祇當一節皇氏沈氏並云春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春屬雞夏屬鳥秋屬

收禾稼冬屬土色黃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文無所出謂言及於數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穡秋

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立不得用黃彝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彝雖彝追享謂祈

○灌尊夏后氏以

夷讀

為彝

為雞

為瓦

為泰

為上

為無

所據

假因

當代

之尊

為彝

文無

○土鼓黃桴葦籥伊者

黃當為由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伊者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者氏者

黃讀為由苦對反桴音浮葦于鬼反籥音藥黃其位反又苦怪反笛本又作篋音

秋。疏。土鼓至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土鼓謂築土為鼓黃桴以土塊為桴。

葦籥者謂截葦為籥此等是伊者氏之樂魯得用也。注黃當至氏者。正義曰經云黃

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為由云伊者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者氏始為

蜡蜡是報田之祭按易繫辭神農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者氏為神農也。拊搏

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

鼓拊擊謂祝故皆所以節樂者也。

者禮運云伊者氏始為

蜡蜡是報田之祭按易繫辭神農始作耒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者氏為神農也。

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以韋為之充之以糠形如小

鼓拊擊謂祝故皆所以節樂者也。

四代虞夏殷周也。拊芳甫反搏音博措居入反注同。大琴徐本作瑟稊音康祝昌六反敵魚呂反本又作圍。疏拊搏至器也。正義曰此一經論魯韋籥之質故。○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有文王別起其文也。武王之廟也世室者

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疏魯公至室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注武公至各敖。正義曰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云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按世本伯禽生場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生武公敖是伯禽玄孫名敖。○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

后氏之序也。警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次序王事也警宗樂師警濊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廩力甚反類音判委于偽反又作積丁賜反濊音蒙。疏米廩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者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為廩以藏黍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注魯謂至祭之。正義曰虞帝上孝者尚書云烝烝又禮記云舜其大孝也與是虞帝上孝也云今藏黍盛之委焉者委謂委積言魯家於此學中藏此黍盛委積按桓十四年御廩災公羊云御廩者何黍盛委之所藏也云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者大司樂文云。○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

天子之器也。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貫古喚反璜音黃父音甫注同分魯扶問反。疏崇連文故知崇貫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

故知封父亦國名云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越棘大弓天子按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闞鞏之甲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越棘大弓天

子之戎器也。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疏注越國至拔棘。鼎則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禮記三十一 明堂位

十三經注疏

七

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

棘為戟棘戟方言文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

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筭虞也

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棘縣鼓 ○縣音立注及下注同籥本又作筍恤尹反

疏 注殷頌至縣鼓正義

曰所引殷頌者那之篇鄭注云置讀曰植植執鼓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有替之篇者按周頌有替始作樂合於大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為棘棘小鼓在大鼓之旁引之

者證周之縣鼓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必義者叔未開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

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鐘章凶反說文作鍾以此鍾為酒器字

林之用反媧徐古蛙反又古華反共音恭宓音密本又作虛音伏戲音義句其俱反字又作劬

垂之至笙簧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樂 ○垂之和鍾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鍾 ○叔之離磬者叔之所作編離之磬 ○女媧之笙簧者女媧所作笙中之簧言魯皆有之 ○注垂堯之共工也

至女媧作笙簧 ○正義曰按舜典垂作共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為堯時云女媧三皇承必義者按春秋緯運斗樞差德序命必義女媧神農為三皇是承必義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

姓承必義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者聲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各有作篇其篇記

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 ○夏后氏之龍籥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籥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籥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縣絃也周又畫繒為嬰戴以壁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籥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

崇牙樹羽 ○嬰所甲反又作嬰植市力反徐徒力反

疏 夏后至璧翬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三羸力果反重直龍反挂音卦絃徐音宏載以音戴 ○代樂縣之飾 ○夏后氏之龍籥虞者謂

籥虞之上以龍飾之 ○殷之崇牙者謂於籥之上刻畫木為崇牙之形以挂鍾磬周之璧翬者謂

周人於此籥上畫繒為嬰戴之以壁下縣五采羽挂於籥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也 ○注橫曰至

樹羽 ○正義曰橫曰籥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者按考工記籥飾之以鱗屬鍾虞飾之以羸屬磬虞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籥飾以龍此經并云虞者蓋夏時籥之與虞皆飾之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籥虞或可因籥連言虞也云籥以大版為之謂之業者詩周頌云設業設虞以業虞相對故知業則籥也其實籥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虞業惟縱注云虞也拘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是也云周又畫繒為嬰戴以璧者嬰扇也言周畫繒為扇戴小璧於扇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虞之角上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

周頌者證箕虞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云 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為牙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 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敦音對又都雷。注皆黍至未聞。正義曰簋是反連本又作璉同力展反瑚音胡簋音軌。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簋連

文故云黍稷器也按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

唯此耳。○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嶽殷以棋周以房俎。梲斷木為四足而為嶽之言歷也謂中足為橫

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棋俱甫反斷丁亂反又丁管反嶽俱衛反橫古曠反又音光又華音反枳吉氏反撓

音擾跗。注梲斷至大房。正義曰知梲斷木為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方于反。足而已云謂中足為橫距之象者以言嶽謂足以橫歷故鄭讀嶽為歷謂足橫辟不

正也今俎足間有橫似有橫歷之象故知足中央為橫距之象言雞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為距故少牢禮腸三胃三

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者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撓故陸機草木疏云棋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曲撓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按詩注云其制足

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為枌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

注略為此意。○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獻豆。楛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未知是否。髮為禿楛。楛徐苦瞎反注同又苦入

反獻素何反。注獻疏刻之。正義曰獻音娑。髮是希疏之義故為疏刻之。○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

章。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韍或作黻。黻音弗韍莫。有虞至龍章。正義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黻制。有虞氏服紱者直以韋為韍未

拜反。○疏。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為文章。注韍冕至而已。正義曰易困卦九二爻辭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韍為祭服也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

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者按士冠禮士韍韋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

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氣主盛也。○夏

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十一 明堂位 八

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疏

注此皆至尚非。正義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

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按儀禮設尊尚立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按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

疏

有虞至三百。正義曰此經明魯家兼有四代之官

然魯是諸侯按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

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職者當成王之時

褒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

官之本數而言之。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為六十。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為百二

十。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為二百四十。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

三百六十也。注周之至記也。正義曰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小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

記時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

數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略小闕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昏義者欲證明

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按尚書周官云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與此數不同者禮是記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疏通之

教故舉大略小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斐

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杠以練為

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斐皆喪葬

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斐旌從遣車斐來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入斐皆戴

璧垂羽諸侯六斐皆戴圭大夫四斐士二斐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

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縵縵升龍於縵練旒九。綏耳佳反注並同綢吐刀反注同徐音籌從才用

反下同遣弃戰反夾古洽反極其久
疏
有虞至璧斐。正義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反熏字又作縵香云反縵所銜反
之飾有虞氏之綏者則前經注旌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為之旒。殷之崇牙者謂刻繒為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周之璧斐者謂周代以物為斐斐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鄭極車。注綏亦至旒九。正義曰綏亦旌旗之綏者以前經云夏后氏之綏是旌旗之綏故云綏亦旌旗之綏綏謂注旌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為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者前

經云簨與旣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亦武取天下但殷旣以牙爲飾周世尙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鬻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璧鬻是飾簨與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旆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鬻者證明葬有旌旗及鬻之義云天子八鬻皆戴璧者天子八鬻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鬻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鬻皆戴圭大夫四鬻士二鬻皆戴綬並喪大凡四代之服器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并明綢練之義

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

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

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資或爲飲。傳文專反注同弒本又作殺音試注同誅力軌反鬻側瓜反臺音胡駘大凡四至樂焉。正義曰此一經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來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經結之後美大魯國也然言土鼓鞀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媧

氏笙簧非唯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唯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盡用。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春秋至臺駘。正義曰按隱十一年羽禮宋爲王者之後魯是周公之胤是天下資禮樂焉。注春秋至臺駘。正義曰按隱十一年羽

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弒隱公是弒一君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犇賊子般是弒二君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子武闞是弒三君也云士之有誅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臺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 投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三十一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

明堂位第十四

按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堂下有位字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閩監毛本作似衛氏集說同此

本似誤以披似誤
今漢立明堂於丙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
其室不敢踰廟閩監毛本

昔者周公節

不於宗廟辟王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辟王云一本作辟正王考

同毛本

負之言背也各本同釋文出借也云

鎮服蕃服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蕃作藩釋文出藩
新君即位各本同考文引

新王新君即位按正義云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是各本同釋文出壹

昔者至位也惠棟校宋本
正義曰此下節閩監本同毛
明堂云朝位服事之國數閩監本同

謂

明堂也者節

明堂至甲也惠棟校宋本

昔殷紂亂天下節

昔殷至天下惠棟校宋本
侯女不好淫惠棟校宋本侯上有九字
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惠棟

明年秋迎周公而反惠棟校宋本有秋字此

是以封周公於曲阜節惠棟云是以節季夏節君卷節是故夏禘節大廟節振本鐸節山

搏節魯公節米虞節崇鼎節越棘節夏后節垂之節夏后節有虞節俎有節夏后節有虞節有虞節有虞節凡四代節宋本合三十節為一節

俾俟于魯

各本同釋文出卑俟云本又作俾下同。按俾正字卑假借字。

是以至禮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摠為二十四同謂百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重同字衛氏集說同。

季夏六月節

雕篋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雕篋云本亦作雕按正義作彫與釋文本同。

朱干玉戚

各本同毛本干誤于。

象骨飾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

文引古本象骨上有象樽以三字足利本無以字。按段玉裁按本作象尊象骨飾之作樽俗字。

鬱鬯之器也黃彝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

古本足利本鬱鬯上有鬱尊二字黃彝上有黃目二字。

彫刻飾其直者也

惠棟按宋本作雕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雕作彫閩監毛本同。

周禮昧師

掌教昧樂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昧並作馱。按周禮作馱。

唯制夷狄樂聖王也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唯改誰按白虎通作誰制夷狄。

之樂以為先聖王也。

云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沙作莎下沙羽同。

故謂之犧尊

惠棟按宋本作象此本象作尊閩監毛本同。

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下之字孫志祖按云之疑其。

君卷冕立于阼節

百官廢職服大刑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官作宮。

君卷至大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待之於

阼階

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待無之字閩監本待作持。

謂朝踐及饋孰并酌尸之時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孰作熟并誤拜。

命百官

各揚舉其職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命作令。

山節藻梲節

刮刮摩也

各本同釋文摩作劇嘉靖本同

今桴思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桴作浮續通解同釋文出桴思云音浮

山

節至飾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雲氣蟲獸也

閩監毛本蟲誤蠱下為雲氣蟲獸畫雲氣蟲獸並同

為兩楹之間失之矣

閩監本同毛本

為誤謂考文引宋本無兩字

今浮思也者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浮作桴下為浮思今浮思角浮思闕浮思則浮思曰浮思並同

有虞氏之旂節

武王左杖黃鉞

各本同釋文杖作仗按杖正字仗俗字

有虞至大赤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泰有虞氏之尊也節

泰有虞氏之尊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大云本又作泰

泰有至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其餘泰疊犧

閩監本本餘

虞誤

爵夏后氏以琖節

爵夏至以爵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贊玉几玉爵

惠棟按宋本作几閩監毛本几誤凡

灌尊節

灌尊至蒲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冬屬土色黃

閩監毛本如此浦鐘按從續通解土色黃改元黃色

是知皇氏等之說

閩監本同毛本

誤作是知皇氏之等

土鼓黃桴節

土鼓至樂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截韋為籥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截誤截籥氏集說同

以伊耆氏為神農也

閩監本

同惠棟技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拊搏節

中琴小瑟

各本同毛本小誤七

拊搏以韋為之

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韋誤韋衛氏集說同

拊搏至器也

惠棟技宋本無

此五字

垂之和鐘節

垂之和鐘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鐘作鍾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中箱本至善堂九經本並作鍾釋文出和鍾云說文作鐘以此鍾為酒器按此本

疏中和鐘字作鍾

女媧之笙簧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媧誤媧釋文出女媧

承宓義者

閩監毛本同

氏集說義作儀岳本義作戲釋文出戲云音義

垂堯之共工也至女媧作笙簧

惠棟技宋本作垂堯至媧作笙簧

承庖義制度

閩監毛本

同惠棟技宋本義作儀衛氏集說同庖作包

夏后氏之龍翼虞節

以挂縣絃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亦作絃段玉裁技本云詩有磬疏引作統為是釋文作絃非也冠之制統下垂絃不下垂詩齊風箋正作縣統

戴以璧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戴作載按釋文出載以云音戴孔陸異本監毛以釋文改正義本非也二本疏中仍作戴

夏后

至嬖婁

惠棟技宋本無此五字

以挂鍾磬

閩本鍾字同監毛本鍾作鐘下鍾字同閩監本挂作掛。按掛俗挂字

故知業則奠也

閩監本同毛本業字

誤倒在故知上

有虞氏之兩敦節

夏后氏之四連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四連云本又作璉。按依說文當作槌从木連聲段玉裁云周禮管子多以連為輦韓勅禮器碑胡輦器用即胡連也

故云

黍稷器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黍上補皆字按衛氏集說作故鄭云皆黍稷器疑皆字當有

俎有虞氏以梳節

皆及俎距是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距作拒

棋曲來巢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云棋當作枳云枳棋即宋玉賦之枳句又即說文之迟曲

但古

制難識不可委知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委作悉衛氏集說同

有虞氏祭首節

言尚非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非作也考文引足利本作言尚非也

有虞氏官五十節

何得備立四代之官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立作為衛氏集說無立字

有虞氏之綏節

般又刻繪為重牙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重作崇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盧文弼按云按前注亦作重牙

纁白縵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釋文出熏云字又作纁浦鏜按白字改帛按浦鏜是也

凡四代之服器官節

資或為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作資或為語也。按飲必誤字而古本不可信

凡四至樂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經

結之於後

惠棟按宋本有於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於字脫閩監毛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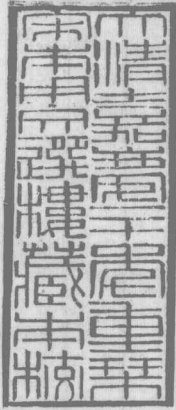
又有女蝸氏笙簧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氏作蝸之衛氏集說亦作之蝸作蝸

圍人犖賊子般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賊誤弒下，麟賊公于武闈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一終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一終宋監本禮記卷

記卷第九經三千六百三十七字注六千三百四十九字



禮記注疏卷三十一 技勸記

十二經注疏

禮記三十一技勸記

十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二

喪服小記第十五

陸曰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小義

疏

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衰七雷反下並同括古活反為于偽

反注及下注同

齊衰惡筭以終喪

筭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齊音咨又作齋筭古今反卷俱免反下皆同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別男女也冠古亂

反下同鬢側巴反別彼列反下文有別注不服別甲別皆同

疏

斬衰至則髻。正義曰此一節論斬衰齊衰之喪男女括髮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笄繼徒跣被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繼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鄭注喪服云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為母括髮

以麻者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即堂下之位

時則異也若為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經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經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注母至而免。正義曰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即堂

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僕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為父於此時猶括

髮若為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為母又哭而免。齊衰惡筭以終喪。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惡筭者榛木為笄也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

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惡筭以終喪。男子至則髻。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髻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

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髻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

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髻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髻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慘頭矣髻者形有各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髻也

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髮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髮則有三別其麻髮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髮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按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髮衰三年鄭玄云髮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髮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緦用麻婦人亦去笄緦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髮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髮者按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髮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髮不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髮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踊免則婦人理自布髮對之知有露紒髮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髮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髮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髮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髮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既言髮衰三年益知恒髮是露紒也又就齊衰輕期髮無麻布何以知然按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各髮也又按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髮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髮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子子等還爲本親父母等唯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髮則有笄何以知之按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故喪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髮鄭云言以髮則髮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髮也此三髮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髮一是斬衰麻髮二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髮衰是斬衰之髮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髮用布亦謂之露紒髮也。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髮者庚蔚云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髮亦有其旨故解之以其義以上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髮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此經既論括髮免髮之異須顯所著之時崔氏云立義既載五服變除之旨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祔上衽徒跣交手而哭故禮記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祔上衽又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祔衽知不徒跣不祔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纚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齊衰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知者鄭注士喪禮文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紒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小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皆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

哀甚未服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經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經故雜記云小斂環經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云土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爲之但土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於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爲髻故士喪禮云主人髻髮婦人髻于室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爲髻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髻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髻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經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苴經大禹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經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經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經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以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士異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服之精麤及日月多少及葬之時節皆具在喪服及禮云不能繁說其葬之時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髻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髻散帶垂鄭注云爲將啓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諸文言髻見婦人則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下檀弓云弁經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經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爲葛雖受變麻爲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按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爲此解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經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絢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問傳云大祥素縞麻衣二十七月而禫服玄冠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所謂縞冠而練纓吉屨踰月服吉問傳所謂禫而縞父沒爲母與父同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爲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此皆崔氏準約禮經及記

而為此說其有乖僻者今所不取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疏** 杖至桐也。正義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

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中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 ○

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 ○祖父卒而后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

為祖母後者三年 **疏** 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 **疏** 祖父至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適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事得申如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

也。注祖父至沒也。正義曰言 ○為父母長子稽顙 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為亦謂無父者若父在則不然也。丁丈反篇內並同 **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尊大夫不敢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

稽音啓顙素黨反 **其餘則否** 恩殺於父母。殺所戒 **疏** 為父至則否。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各依反徐所例反後文注同 **疏** 文解之。為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

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前文為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故先稽顙而後拜若為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實後稽顙今大夫弔士雖是

總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故皇氏載此稽顙謂先拜而後稽顙若平等相弔大夫弔士雖是先拜後稽顙若大夫來弔雖總麻必為之先拜而後稽顙今刪定云小功以下不稽顙文無所出

又此稽顙與上文稽顙是一何得將此為先拜後稽顙其義非也。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男

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疏** 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異 **疏** 男主至異姓。正義曰此一

喪有男主以接男實女主以接女實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也今或無適子適

婦為正主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注謂為

至外成正義曰知謂為無主後者為主也者以經云必使同姓必使異姓故知先無主後云異姓

同宗之婦也者同宗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故云異姓同宗之婦云婦人外成者解婦

主使異姓之意今與死者同姓婦人不得與喪家為喪主以其外成 ○為父後者為出母

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已同宗為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為異姓 ○為父後者為出母

無服

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為出于偽反下。注為其族人為其兄弟所遺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期。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復為母服。所以然者已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

疏

論適子承重不得為出母著服。○親

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

高祖以孫親立孫九也殺謂親

益疎者服之則輕。○已音紀。○疏親親至畢矣。○正義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親親以三為五者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為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立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立兩孫以四籠五

故為九也然已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為三而云以三為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說不須分矣而分祖孫非已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各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

應云以五為七今言九者曾祖曾孫為情已遠非已一體所親故略其相親之言也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立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

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已一體其恩已疏故略從齊衰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注

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

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為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為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

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總麻曾孫既總麻三月立孫理不容異且曾孫非已一體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

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已一體

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

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為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為子期而兄弟之

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為於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為尊是故降至期而兄弟之子為世叔本應九月但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

子期且己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為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為之理自總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為曾孫三月為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為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上。王如字又于況

反下同禘高祖以下與而立四廟始祖而五。庶子王亦如之庶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

時衛侯元有兄縶玉者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

○兄縶知急反疏各依文解之。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

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而立四廟者既有配天始祖之廟而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庶子王

亦如之者天位尊重故雖庶子而為王者則郊天立祀五廟事事亦如適子為王也嫌其不得故特明之。注禘大至不上。正義曰禘大祭也爾雅釋天文云自外至者無主不上公羊宣三年

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注卅子至兄縶。正義曰以其庶子為主明知卅子有廢疾不可立也云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者按昭七年左傳稱長子孟縶之足

不良而立次子元元即衛靈公也○別子為祖諸侯之庶子別為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別子之世長

為宗所謂百繼禰者為小宗別子庶子之長子為其昆弟為宗也謂有五世而遷之

世不遷之宗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宗其繼高祖者也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

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宗者祖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明其尊宗以為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疏別子至宗也。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適丁歷反篇內同。正義曰此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各依文解之。別子為祖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注謂之至先君。正義曰鄭

云此者決上文庶子王今諸侯庶子乃謂之別子是別為始祖若稱庶子及公子若世子不立則庶子公子皆得有禰先君之義今言別子明適子在故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為小宗。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為小故云小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為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其繼高祖者此五世合遷之宗是繼高祖者之子以其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而猶為宗其繼高祖者之子則已滿五世禮合遷徙但記文要略唯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注謂小至則遷。正義曰言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有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不廢族人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族人唯一俱時事四小宗兼大宗為五也又云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玄孫五世也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前文獨云繼禰者為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為始據初為元故特云繼禰也。是故至禰也。四世之時尙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宗更覆說云敬宗所以尊祖禰覆結尊祖之文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此猶尊宗之義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注禰則至庶也。正義曰鄭據子各對父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云禰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祖是對孫今既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者解所以謂禰適為庶子之義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為子偽反下注為君母自為

疏庶子至故也。正義曰此亦尊宗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已。是適為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知

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為五世之適父乃為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已承二重而

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必適二出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也而鄭不明言出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系於祖乃爲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爲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比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祖言不繼祖自足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爲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爲父適祖適乃得爲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

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殤音傷耐徐音附所食音嗣共音恭殤皇音善徐徒丹反。

疏

庶子至耐食。正義曰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中是明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當家祭者也。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

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不祭無後者謂祖庶也。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

從其祖耐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注不祭至祭之。正義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

以其已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已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

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已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直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者言祖兼曾祖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云此二者當

從祖耐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耐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處食之也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

者謂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唯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牲牢不得同於宗子祭享之禮故曾子問注云凡殤特豚其義具曾子問疏

者謂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唯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牲牢不得同於宗子祭享之禮故曾子問注云凡殤特豚其義具曾子問疏

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已於祖為庶故謂已子為祖庶之殤已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云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者昆弟謂已之昆弟已是祖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無後昆弟云諸父也者已是曾祖之庶祭諸父當於曾祖之廟已無曾祖之廟故不祭無後諸父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禫祭之者宗子合祭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土唯有祖禩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為禫祭之若宗子為大夫得立曾祖廟者則祭之於曾祖廟不於禫也若宗子有太祖者不立曾祖廟亦祭之於禫按祭法云先壇後禫今祭之禫者皇氏云以其無

○庶子不祭禩者明其宗也

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禩廟也雖庶人亦然

疏

庶子至宗也

正義曰解庶所以不祭殤義也禩適故得立禩廟故祭禩禩庶不得立禩廟故不得祭其禩明其有所宗既無禩廟故不得祭子殤也○注謂宗至亦然○正義曰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為適士此文云不祭禩唯有禩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為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為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言服之所

親親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別也○人道之大者也言此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間道理最大者皇氏云親親結上以三為五尊尊結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長長結上庶子不祭祖按鄭注云言服之所以降殺為服發文記者別言其○從服者所從亡則事非是結成上義上文自論尊祖敬宗不論服之降殺皇氏說非也

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已音以

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謂若自為己之母黨

妾從女君而出則

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為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女君猶為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則不為于偽反注妾為猶為皆同期音葦下文及注不及期皆同

施以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

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

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為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注謂若至母也○

正義曰鄭此謂略舉一隅也。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此明屬從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鄭特云謂若自為己之母黨者亦舉一隅也。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女君自為子猶期姪娣不。禮不王不禘禘謂祭天禮不王不禘。正義曰此一節論郊天也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者亂錄不禘之事則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神也。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降妻之父母為妻故親之也。

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其為妻于偽反注為妻猶為皆同伸音申正見賢遍反。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

以士服

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養以尚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

其尸服以士服

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為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為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為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為王者後及所立

為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疏。世子至士服。正義曰世子不降妻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衣物。疏。世子至士服。正義曰世子不降妻

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親親之故也。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者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為妻同也。注世子至為主。正義曰知世子是天子諸侯

之適子者以其春秋王與諸侯適子皆稱世子云為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為之主子不得伸也者言世子為妻亦齊衰不杖亦如大夫之適子為妻知齊衰不杖者以喪服齊衰不杖者稱大

夫適子為妻。故知齊衰不杖所以不杖者父為主其子不得伸今世子為妻亦不杖故云君為主子不得伸也。云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者此解經所以言世子與大夫適子同

齊衰以大夫適子喪服齊衰不杖有成文故云據服之成文也。云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為適婦為主者言本主謂喪服本文也喪服若舉世子為妻嫌

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為妻其士既職早本無降服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為適婦而降故特顯之。注祭以至卑之。正義曰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為士大夫則服助祭

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冠而出是為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冠者若為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為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注謂父至衣物。正義曰知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為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土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土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按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按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為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

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婦當至遂之。正義曰

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者也。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者謂妾自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為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妻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故女遂止也。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之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

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應應對之應。故

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慟之情益

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祭

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練禫大感反。大功者主人之喪有

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練

祭可也。必為于僞反注為之下。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士甲妾無男女則

注父為之下為君皆同少詩照反。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士甲妾無男女則

再期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揔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故期而祭禮也。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期而除喪道也。者言親終一期天道故變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不為除喪也。者言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除喪祭自為天道感殺不為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大祥同日不相為。元意各別也。但祭為存親除喪為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為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之。祭為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為除喪也。然祭雖不為除喪。除喪與祭同時揔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各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揔名除喪。注禮正至為也。正義曰按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公羊傳云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是也。三年至除喪。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其祭之間不同時者。練之與祥本是別年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注再祭至不禫。正義曰知再祭練祥者。下云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再祭非虞祔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故知再祭謂練祥也。云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者。如鄭此言則虞祔依常禮也。必知虞祔依常禮者。以經云必再祭。恐不為練祥。故特云必再祭。明虞祔依常禮可知。云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大功至而已。此明為主人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練祥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者。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為練祥。但為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練祥。則虞祔亦為之可知。注大功至可也。正義曰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為之。祥及練小功。總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也。皇氏云死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為之。練祥若死者有期親。則大功主者為之。至練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主者至期小功。總麻至耐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注士早至貴賤。正義曰云不別貴賤者。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為貴。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妾。總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

而父稔喪已則否

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

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說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下同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

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謂正親在

齊衰大功者親總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補稅音奪。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

從而服不從而稅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闈寺之屬也君雖未知喪臣

服已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疏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

取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承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已則否者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

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

王云以為計已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為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為衍字庾氏以為已謂死者為昆則謂已為弟

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已昆弟尚不能相稅則餘疎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注當其至之言。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

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有服其喪服者庾氏以為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

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稅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

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為稅之本情重故也。注此句至則否。正義曰鄭立此云一則為此句應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

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也。為君至服已。正義曰此一節明臣為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為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

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為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近臣君服斯服矣者曷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

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為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君雖未知喪臣

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注從服至服也。正義曰若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二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二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

喪服小記第十五

斬衰括髮節

齊衰惡笄以終喪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齊衰下有帶字段玉裁校本云惡笄下應有帶字按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先釋笄後釋帶是脫帶字不當在惡笄上正義亦云此一經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亦先言笄後言帶是皆惡笄下應有帶字之確證段玉裁是也正義出經文此句二見並脫帶字亦當補。按段玉裁又云儀禮喪服布總箭笄疏引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有帶字而在惡笄之上是各本不同也

斬衰至則鬢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子拜賓事之時閩監毛本同浦鏗校云事衍文按衛氏集說作子拜賓時無事之二字注母至而免閩監

毛本同考文引宋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惠棟校宋本同續通解以上於男子則免閩監

板母下有服字同盧文昭按云以上以字疑衍上知者鄭注士喪禮文男子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文作

者出戶出戶袒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上戶作故鄭注云士喪禮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

功以下服畢惠棟校宋本作畢衛氏集說

直杖竹也節

苴杖至桐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貌必蒼苴

惠棟校宋本作故衛氏集說同此本故誤破閩監毛本同

以其體圓性貞

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本貞誤真

男主必使同姓節

男主至異姓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先無主後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先當為字誤

為父後者節

為父至無服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無服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服下有也字

親親以三為五節

親親至畢矣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親親以三為五者

惠棟校宋本同毛本三誤二者字閩本監本毛本並誤也

下加曾元兩孫

閩監本同毛本兩作二衛氏集說亦作兩

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無及字

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斷作年

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總麻

閩監本同毛本宜誤以疏作疎其餘疏字並同

又父為子期而兄

弟之子但宜九月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而當則字誤按衛氏集說而字無

特為尊是故降至期

閩監本尊作首毛本尊是作首足衛氏集說同惠棟

按宋本亦作首足

以無尊降之故亦為三月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尊作等

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

說同惠棟校宋本矣作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節

世子有廢疾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廢作廢。按依說文當作廢假借作廢

王者至如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外至者天

神也主者人祖也

闕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天誤大毛本天誤大祖誤主

別子為祖節

別子至宗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為百世不遷之大宗

闕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大誤大通典七十三引此疏亦作大宗

於族人唯

一俱時事

闕監毛本俱時作時俱考文引宋板時俱作俱事盧文弼校云作俱事亦疑有為

不為加服是祖遷於上

惠棟校宋本同闕監毛本上誤三通

典七十三引此疏亦作遷於上

庶子不為長子斬節

庶子至故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如庚氏此言則父適二世

闕監本同毛本如誤故父誤久

庶子不祭殤節

宗子之諸父無後者

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之字脫

庶子至耐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云不祭殤者父之

庶者

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校本庶下補也字按浦鏜是也

庶子不祭禰者節

庶子至宗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禰適故得立禰廟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並禰適作稱適

禰庶不得立禰廟

闕監

本同毛本上禰誤禰

親親尊尊節

言服之所以隆殺

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隆作降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親親至者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論

服之降殺之義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降作隆按作隆與注合下文並放此則卑幼可知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衛氏集說同

從服者節

而今俱女君惠棟按宋本俱下有出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從服至子服惠棟按宋本無

此五其餘三徒則所從亡而已惠棟按宋本而作則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並誤又君亡則臣不服君黨親也惠棟按宋本此

本臣誤目閩監毛本臣誤自衛氏集說亦作臣服上有復字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妻誤妾

世子不降節

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為妻不杖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浦鏗從續通解按服上補喪字刪正字疏內同

世子至士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云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云誤如

婦當喪而出節

當舅姑之喪也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舅誤喪婦當至遂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既已絕夫族惠棟

按宋本亦作已閩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作以而夫反命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反命當倒

再期之喪節

哀惻之情益衰閩監本作惻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惻誤則毛本惻誤側

而除喪已祥則除惠棟按宋本作已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已誤者此本喪已二字闕

為之練祭可也惠棟按宋本作練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練字闕閩監毛本練誤再

再期至喪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隨時悽感此本悽誤樓閣監毛本悽誤傷自為天道感殺閩監毛本同惠

棟按宋本感作減通解同不相為元意各別也惠棟按宋本作元此本元字闕閩本同監毛本元誤○通解元作充亦非恐人疑之祭為除喪

而祭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祭二字倒然祭雖不為除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然字祥時除衰杖此惠棟按宋本如

作祥時除衰杖也此本誤祥持除衰闕本大功主者為之練祥閩監本同人

生不及祖父母節惠棟云生不及祖節宋本分為君之父母以下為下卷第一節又云宋本生不至不稅及注謂子至之言疏文二則俱在前注喪與服不相當

之言下屬四十二卷又云恩輕故也下接降而在

而父稅喪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說喪云注及下同

為君之父母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適婦不為舅後者節止為第四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三

親總小功不稅矣惠棟按宋本岳本衛氏集說文引古本足利本親上並有正字

生不至不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子生則不及歸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子字按衛氏集說作此子無生字疑宋板亦當無生字非無子字

也寫者偶誤耳按禮論云有服其喪服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喪作殘故云稅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二終若本

大功以上降而在總小功者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在誤若一則為此句應連親屬之下惠棟按宋本同此本應連

誤至情閩監毛本作至連考文引宋板至連二字作應字並非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三

喪服小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附於祖廟

疏

虞杖至於堂。正義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也。注虞於寢附

於祖廟。正義曰按士虞禮虞於寢又按檀弓云明日祔於祖是祔於祖廟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

徒從也所從亡則已。不為于僞反下妾為君注大夫為庶子同。

疏 為君至黨服。正義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

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

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為後同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

大如經

如要經也。去起呂反下去杖并注同經大結反要一遙反下文要經注上至要皆同

疏

經殺至如經。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經之義經殺者按喪服

傳云莖經大攝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者謂如經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妾為君

之長子與女君同

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疏 妾為至君同。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

君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

也除喪者先重者

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

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疏

除喪至輕者。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

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喪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

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要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無事不辟廟門

尚幽闇也廟殯宮。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哭皆於其次

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

疏

無事至其次。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

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

有事謂實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

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等

薨復曰臯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 **疏** 復與至書氏。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

同。如不知姓一本無知姓二字 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

下則各書於旌旗也。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

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臯天子復矣諸侯復曰臯某甫復矣婦

人書姓與伯仲者與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

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

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

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注其餘至則同。正義曰若周天子

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 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

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疏** 斬衰至服之。

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

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

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

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

又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

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經之至十九。正

義曰知經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苴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為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經帶也至既虞變

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經帶也至既虞變

葛之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經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經帶同故云經俱七寸五分寸之

一所以然者就苴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

去一又就葛經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

死之麻經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經帶同大功首經與齊

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經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等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

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畧舉大綱也。注皆者至男子。正義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報

葬者報虞二月而後卒哭

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

疏

報葬至卒哭。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三月而後卒哭者雖急即

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齊衰殺也

父母之喪借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

其葬服斬衰

借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會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借音皆令力呈反

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父母之喪借者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

疏 父母至斬衰。正義

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脩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亦不得變服也。注皆俱至服重。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

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葬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

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祖不厭孫也大夫爲庶子大功。厭

一妾反徐於斃反下文注皆同

疏 大夫至之喪。正義曰此一節

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

疏 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

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為慈母之父母無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服 恩不能及。為于偽反下其妻為為母之為妻禫為庶母為祖庶母皆同。○夫為入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降。以不貳雖命為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為恩所不及也。

一本。○夫為至大功。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作隆。○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按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士祔於大夫則易牲。不敢以卑牲祭尊。○士祔至易牲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為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為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錄思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令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繼父至異居。正義曰此一經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則不服。見賢遍反。○疏。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為此子同築官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為服期若經同居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同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為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則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變於有親者也。○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門外寢門外。○祔葬者不筮宅。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哭朋至南面。正義曰此

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也。嚮南為主。以對蒼弔寢。注寢於至門外。正義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寢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按檀弓云。兄弟之喪。哭於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

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遙反。後昭穆皆放此間。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其祖也。疏。大士

間廟之間。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其祖也。疏。大士

而於士。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

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為大夫士者也。其妻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

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不為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會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會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

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後別釋。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早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

孫雖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早於祖也。○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之則。是自尊欲早於祖也。○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母之君。母外祖。適母之

為母至不服。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宗

子母在為妻禫。宗子之。宗子至妻禫。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

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按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

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

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謂父命之為子母者故特明得禫也也即庶子為後此皆

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

疏為慈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庶母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為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為庶母後也為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為庶母後則亦可為祖庶母後之故故云為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已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為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注謂父至為後。正義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注摠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為子母也云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者庚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為適母後者故云即庶子為後謂為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為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云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為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為後之文也然緣喪服慈母而起命二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已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已妾既可為慈亦可為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已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

○為父母妻長子禫
日所為禫者也。為父母子偽反注目所為下文則為父為母也。為其母子為妻下注恩為已為之變為今死者皆同

疏為父為母也。正義曰此一經鄭云自所為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為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

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疏慈母至祭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注以其至孫止。正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成也成之為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為仲子之後故成之為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

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為注此明不得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

為殤至服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

絕今來為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為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為至服之。正義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者既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是據已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

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為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為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為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

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

追服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其餘謂旁親也

以麻終月數不 疏 久而不葬者謂葬者喪不變也 疏 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

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

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餘親者以麻各

終其月數除矣庚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早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

無為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為其祖曾若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庚言為是 ○

箭筭終喪三年 亦於喪所以自卷 疏 箭筭終喪三年。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筭持者有除無變也。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雖尊卑異於 齊衰

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雖尊卑異於 齊衰 思有可同也 疏 至繩

履。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履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履謂以麻繩為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為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未履以表恩而不同也。○練筮日筮尸

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

后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濯大角反溉故代反。大祥吉服而筮尸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

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練筮至筮尸。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為小祥之祭器祭器須潔而視其洗濯也。皆要經杖繩屨者為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有要經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

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擯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辨具

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生故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

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實故不言也。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注凡變至麻衣。正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

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

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

禫妾子父在厭也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

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神音申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妻之喪子得伸也

庶子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下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為服外故微奪之。○

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

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

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

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爲其孫不降其父也康云謂雜記上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者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即位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耳答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嫌爲妻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必免者尊人君爲之喪也未喪服未

成服也既諸侯至錫衰。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殯成服。疏爲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

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

亦爲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

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爲輕輕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

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注君爲至不拜。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按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

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

後稽顙故識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注必免至成服。正義曰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經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

殯三日成服是○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

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養羊尚反惡鳥路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

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尊謂

卑謂子疏養有至者否○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各依文解之○

生主吉惡其凶故也○遂以主其喪者疾者既死無生後此養者遂以王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注不喪至喪服○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

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死得爲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爲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至喪服○此謂死者之

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爲主則不易已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喪服故今爲新死者不易已之喪服○注入猶至成也○正義曰云

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爲主既不得爲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者素猶本也本有喪謂有

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爲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爲主則爲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

之故云異也云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爲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反

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爲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

有其親來爲主謂親族也前云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已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養尊至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

父兄也早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已○妾無之喪服也若養卑者不喪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上喪是必父兄之行也○

妾無
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適丁歷反下戶嫁反○
疏妾無至可也○正義

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及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

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及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至一等。正義因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性牢無文。既云易性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

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疏婦之至爲主。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

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不至宗子。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也。士攝大夫唯宗子

者謂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爲主士甲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主人至爲主。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

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

敬爲免如君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謂賓客

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陳器至可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器也以節爲禮。省所領反下及注同。疏。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

陳列之以爲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擴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

擴可也。注多陳至爲禮。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摠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

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旬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是也。○奔兄

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兄弟

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疏。奔兄至之墓。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注兄弟至宮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也。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

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爲于僞

十二經注疏 禮記三十三 喪服小記 六

反下注猶來為下文。**疏**父不至於外。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為出母為夫杖同。**疏**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

為喪次也。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與諸至服也。注謂卿至年也。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者經云：與諸侯為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

為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義之服，故明之云服斬也。以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

來為三年也。者鄭以經不云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為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為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為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為兄弟，雖在他國仕為卿大夫，得為舊君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

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為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燕周亦以為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

也。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誄而反以報之。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誄丘勿反，澡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上時掌反，糾居黠反，徐居蚪反，散先但反。下文注**疏**下殤至報之。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為經帶而斷麻根本並同。

疏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誄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嚮下又屈反，嚮上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麻，婦人帶牡而經澡麻，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合糾為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麻，婦人之經也。云澡率治麻為之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

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云澡率治麻為之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嚮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

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婦祔於祖，姑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者。謂舅之母死而有繼母。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

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妻為大夫夫

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從才用反○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

者不祭故也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疏婦祔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

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者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

也○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

謂夫既不為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性○妻卒而后夫

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為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

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注妻為至廟從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

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

廟從則祔於祖矣○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

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女子在

不可以重於子為已也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婦人至人杖○正義曰此一節論婦

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姑在為

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

杖故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

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為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
為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
記云主之喪二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
人何可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
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乃云婦
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
不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
經云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
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
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為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卅婦杖喪

服傳妻為夫杖小記云母為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注許嫁至杖也。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總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總

小功虞卒哭則免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

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總麻。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為兄弟既除

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小功以下。為子偽反下注為人君

為母下文為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墓在四郊之外。此必利反。君弔雖不

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

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疏總小至皆免。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絞古卯反。○

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注言則至不免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

之也。注有故至總麻。正義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疾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總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總麻皆免也

○遠葬至反哭。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

哭於廟。君弔至皆免。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啟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

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已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

已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注不散至為弔。正義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

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

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為弔者以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為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為弔也
祭也必立
殤無變文不繡冠立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朝直遙反下文同。○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縞冠
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
疏 除殤至縞冠。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

必立者其除喪祭服必立冠立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注殤無至之服。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縛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者朝服禫祭始從立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縵數也立冠立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立故知立冠立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立裳者以立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立裳即與上土吉服立端同文非釋禫服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注縞冠至服也。正義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立冠縞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奔父之喪括髮

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

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經于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為踊故袒既畢襲經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經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經于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為東序東。經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大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實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為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

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經于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為踊故袒既畢襲經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經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經于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為東序東。經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大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實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為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

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

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

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注凡奔至三也。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

十三經注疏 禮記三十三校勘記 八

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疏**適婦至小功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為舅後至婦也○正義曰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為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為後者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按勘記

喪服小記

經殺五分而去一節

經殺至如經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苴經大搨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苴誤首衛氏集說同

除喪者先重者節

婦人除乎帶惠棟校宋本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帶誤要

除喪至輕者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及除脫之義惠棟校宋本作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餘閩監毛本同以其所重故也惠棟校宋本同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故誤要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男要二字闕閩監毛本男要誤故男

復與書銘節

復與至書氏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閩監毛本同浦鐘校云書字當在銘字上若妾有不知姓者當

稱氏矣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當誤常

斬衰之葛節

麻同皆兼服之

惠棟按宋本有此一句在齊衰之葛節注七十六之下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

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並如此毛本亦有惟同字作葛此本六字脫闕監本同岳本考證云永懷堂本脫此句

皆者皆上二事

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

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此六十一字係麻同皆兼服之注惠棟按宋本有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惟無皆

者皆上二事也七字毛本亦有惟固自帶之帶談當兼服之文文誤又此本全脫闕監本同

斬衰至服之

無此五字

麻同皆兼服之者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同誤葛

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

字闕闕監毛本又作兼

案喪服傳云苴經大搗

惠棟按宋本同闕監毛本苴誤首衛氏集說同下就苴經九寸之中同

凡竿之法

竿改竿。按竿俗字也竿又竿之誤

納子餘分

以為積數

惠棟按宋本亦作納衛氏集說同闕監毛本納誤約

但其事繁碎

說同闕監毛本繁誤繫

同自帶其故帶也者

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同作固

報葬者報虞節

報葬至卒哭

無此五字

謂是安神

也闕監毛本並誤謂

而待齊哀殺也

上無齊字此誤

衍也闕本同監毛本誤作而待齊哀殺也

父母之喪節

喪之隆衰宜從重也

惠棟按宋本作衰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衰誤哀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父母至斬衰

惠棟按宋本無

此五卒事之後還服父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後還作日反衛氏集說同

大夫降其庶子節

大夫至之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其子亦不敢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其字

夫為人後者節

以不貳降考文引宋板作隆衛氏集說同此本隆作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釋文出不貳降云一本作隆盧文弼按云宋本作隆是也

夫為至大

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人生不及祖之徒惠棟按宋本作祖衛氏集說同此本祖誤相閩監本同毛本及祖誤相及能氏云然恐賀義未盡

善也閩監本同毛本脫然字惠棟按宋本也作矣

士祔於大夫節

士祔至易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惠棟按宋本作亡此本亡誤主閩監毛本同

哭朋友者節閩監毛本祔葬者不筮宅提行別為一節惠棟云哭朋至南面正義二則宋本接在門外寢門外之下衛氏集說分節同

哭朋至南面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以對蒼弔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實作答衛氏集說同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節

士大至於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諸祖祖之兄弟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下祖誤祔

宗子母在節

宗子至妻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則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者案不禫字下。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

室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篇作又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惠棟按宋本作禫此本禫誤杖閩監毛本同

為慈母後者節

父之妾無子者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父誤夫

為慈至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母道舊定不假須父命

之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假須作須假

為父母妻長子禫節

日所為禫者也惠棟按宋本日作目正義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日誤日閩監毛本目作自岳本同

為父至子

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鄭云自所為禫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自作目衛氏集說同

丈夫冠而不為殤節

丈夫冠而不為殤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云丈夫冠賈公彥土冠禮疏及楊復齋儀禮圖喪服殤大功九月七月章引此皆作大夫按文與

婦人相對似作丈夫為正但賈楊所見本不應並誤今此節疏義不存無可考按姑闕所疑以俟達者按集說載山陰陸氏云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筭宜有婦德故也審陸此言是宋所見本亦作

未許嫁與丈夫同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同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為殤至服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節論宗子殤死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作經衛氏集說以其父無殤義故也

既不與殤為子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與誤為依其班秩如本列也閩監本同毛本如誤

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恩談思故推此時本親兄弟惠棟按宋本作推衛氏集說同此本推誤折閩

監毛本同

久而不葬者節

久而至則已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謂此在不除之例閩監毛本同續通解無故字不俟言而明矣閩監本同毛本矣字脫

謂庾言為是閩監本同毛本言字脫

箭筭終喪三年節

箭筭終喪三年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按云注自卷持蒙齊衰惡筭帶以終喪而言則此箭筭下亦當有帶字箭筭終喪

三年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齊衰三月節

齊衰三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月誤日齊衰至繩屨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大功以上同名

重服惠棟按宋本作上衛氏集說同此本上誤下閩監毛本同所以同其未屨以表恩而不同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末作麻而作無

練筮日節

練筮至筮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筮尸下有視濯二字故孝子便

去杖亦敬生故也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生作賓則非祥後之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則作明故引以證

之惠棟按宋本有之字衛氏集說同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庶子在父之室節

舅不主妾之喪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昭按云足利古本妾作庶妻似當作庶子妻庶子至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禫

為服外故微奪之可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可作耳

按祖不厭孫

惠棟按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按誤於

猶如庶子之子

亦非厭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閩本子亦二字闕此本子亦誤者非監毛本同

若妻次子既非正嗣

惠棟按宋本作正衛氏集說同此本正誤下閩監毛

本正誤冢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似作依

今嫌為妻亦得杖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嫌誤姑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節

諸侯至錫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若自弔已臣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自誤曰

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

毛本同閩

監本者誤著

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

閩毛本同監本弔誤

是殯後乃成服也

惠棟按宋本亦作後監毛本後誤也閩本後誤乃

養有疾者節

則不易已之喪服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已誤已嘉靖本同

養有至者否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親族有疾

患者養之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本疾改病

疾者既死無生後

閩監本同毛本生作主衛氏集說同

本有喪謂有前喪之服

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謂誤服

妾無妾祖姑者節

妾無至可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今又無高祖妾祖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又作妾

婦之喪虞卒哭節

婦之至為主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虞與卒哭其在於寢

按其當作具

士不攝大夫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作士不至宗子閩監毛

陳器之道節

陳器至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既夕禮注云閩本作夕惠棟按宋本同此本夕誤名監毛本同

奔兄弟之喪節

而後之家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按宋本後作后宋監本同按經傳多借后為後而後之墓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岳本嘉靖本

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奔兄至之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與諸侯為兄弟者節

恐彼此俱作諸侯為之服斬惠棟按宋本作彼衛氏集說同此本彼誤經閩監毛本同或服本義之服惠棟按宋本義作親是也閩監毛本

並誤故知客在異國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客作容衛氏集說同據本國經為卿大夫者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經作

輕外宗為君夫人如內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夫人誤大夫

下殤小功節

帶澡麻不絕本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絕云本或作不絕本非也按正義云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是正義本亦無本字也澡率治麻為之

惠棟按宋本作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凡殤散帶垂毛本作帶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帶誤絕閩監本同釋文出散帶

正義下殤至報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服澡麻為經帶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經誤輕

婦祔於祖姑節惠棟云婦祔節宋本分為父後以下半節合下婦人不為主節為一節

謂舅之母死惠棟按宋本作之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之誤始閩監毛本同

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惠棟按宋本作祀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祀誤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婦耐至故也惠棟

校宋本無此五字

婦人不為主節

母為長子削杖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宋監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杖誤長

母為長子服

各本同釋文無長字

婦人至人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夫是移天之重

惠棟按宋本作天衛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夫閩監毛本同山井鼎云宋板為是唐柳宗元文移

天風喪注女子家則父天嫁則夫天故曰移

又喪大記云主之喪二日

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非考文引宋板主作士是也

童女得稱婦人

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女誤子

總小功節

不可久無飾也

惠棟按宋本作飾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按正義亦作飾此本飾誤節閩監本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哭誤器

不散麻者自若絞垂

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散誤敢

總小至皆免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除殤之喪者節

文不編冠元端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編作縛釋文出不縛段玉裁按本從九經三傳沿革例作文不縛元冠元端按段是也盧文昭按亦依疏冠上增元字

除殤至編冠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適婦不為舅後者節

適婦不為舅後者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澹集說舅下衍姑字

皆如庶子庶婦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惠棟按宋本上庶作衆岳本同考文云足利本下庶作衆

適婦至小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姑為之服庶婦小功而已

考文引宋板之

上無為字衛氏集說同此誤衍也閩監毛本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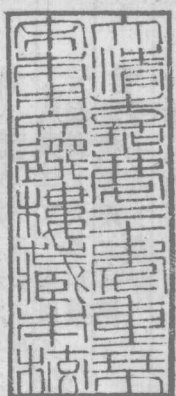
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

閩監本同毛本子適二字倒

為後者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四十

三終記云凡二十四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四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傳第十六

陸曰鄭云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故以大傳為篇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錄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

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不王如字又于泥反下同禘徒細反下同大微音泰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燹必透反樞昌朱反紐女九反拒俱甫反叶本又作汁戶牒反汎配芳劍反 諸

侯及其大祖

大祖受封君也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

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

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墀。省善仙善反案爾雅云省即訓善息靖反無煩改字禘徐音洽難乃且反壇大丹反墀音善

疏

禮不至高祖也。正義曰此

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各隨文解之。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注禮

大至帝也。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者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

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主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鉤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云蓋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

配五帝矣。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始封君也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大祖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省善也干空也空禘謂無廟也大夫士知識劣於諸侯故

無始封之祖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為君所善者則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禘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禘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禘之故云空禘及其高祖也祭法云大夫一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為所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禘不及始祖以早故也然此對

諸侯為言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祿則亦祿於大祖廟中徧禘大祖
以下也。注祭之於壇。壇。正義曰案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無壇而此言壇者通言耳或通云
上士二廟一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為壇而祿祭之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

社設奠於牧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

遂奔走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周頌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

臨尊也於是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疏狻之至尊也。正義曰

領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禩之事與前相接也。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

野之戰是武王之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

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

上言告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大王

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注古者

至主也。正義曰知郊關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

郊關亦有館舍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問篇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

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

故不載遷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注

周頌至在廟。正義曰周頌所云謂周公攝政云年祭清廟此經遂奔走謂武王伐紂而還告廟

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知執豆籩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率

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而臯氏云為柴祈奠於牧室之

時諸侯執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與武成違其義非也。注不用至著焉。正義曰案此武王追

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案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與此不同者

文王暫追王耳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

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

為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

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密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

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立王與此同矣文王稱王早矣者土無二王殷紂尚存即為早所以

早稱王者案中侯我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於時為早於年為晚矣故

周本記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布王號於時稱王九千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上治祖

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

人道竭矣 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禰本或作禰年禮反繆音木別彼列反下至其庶姓別文注並同繆讀莫侯反又音謬 **疏** 上治至竭矣

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治祖禰尊尊也者治猶正也上正治祖是尊其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者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思

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者謂旁正昆弟逾遠疏也。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摠結上治祖

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

且先言未遑餘事。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 功功臣聽體寧反與音預

也察有仁愛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贍本又作贍食艷反紕匹彌徐孚夷反又方齊反繆音謬本或作謬 聖人南面而治天

下必自人道始矣 人道謂此五事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

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秤也度量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

吉凶之制也徽或作祿。量音亮注同正音征徽諱常反械戶戒反別彼列反稱尺證反禕許常反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

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四者人道之常。長長並丁丈反。後除注隸

者長並同別 **疏** 聖人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及有可變革

彼列反。之事各隨文解之云所且先者五謂聖人即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即下云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

言民未行也以治報親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一曰治親者此治親即鄉者三事

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二曰報功者既已正親故下又報於有所功勞者使爲諸侯之屬是也緩於親親故次治親。○三日舉賢者雖已報於有功若岩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舉而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四曰使能者能謂有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也輕於賢德故次之。○五曰存愛者存察也愛仁也治親報功舉賢使能爲政既足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五者一得於天下者謂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闕贖者贍是優足之餘也。○五者一物絀繆者謂此五事之中但有一事絀繆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得以理壽終而死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者人道即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先以此爲始故云必自人道始也。○立權度量者此一經至與民變革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隨民與變改革也權謂稱錘度量謂丈尺量謂斗斛也言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文章者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隨寅丑子所損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向赤白黑也。○殊徽號者殊別也徽號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異器械者器爲楛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結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末故可變革與民爲新亦示禮從我始也。○注文章至制也。○正義曰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是也云服色車馬也者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車之與馬各用從所向之正色也云徽號旌旗之名也者謂周禮九旗是也然九旗之外又有小旌旗故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與此同也鄭引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繼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是徽號與此同矣。

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

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爲子取而自納焉

疏

同姓至有別。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明男女有別之事各隨文解之。○同姓

○際音祭著知慮反爲于僞反下相爲同。○同姓從宗者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者謂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治際會者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已姓之妻繫夫之親主爲母婦之名夫若爲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人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

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嬌汭賜姓曰嬌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嬌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男女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注若衛至納焉○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又昭十九年左傳楚平王郢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

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

音燭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言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

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嫂本又作姁悉早反遠于萬反下同復扶又反令力呈反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

可無慎乎

人治所以正人○治真吏反註同

疏

其夫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經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本無昭穆於己親惟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其夫屬

乎父道者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己之父行者其妻皆即己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者謂其夫隨屬於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父之列即謂之爲母也來嫁於己之子姪之行即謂之爲婦也○注言母至別也○正義曰云母婦無昭穆於此者此謂己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爲婦或爲母先無昭穆於己之親族云統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繫統於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早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者謂之爲母者則尊敬之謂之爲婦者即卑遠之既尊卑懸絕明知非己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別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即淫亂易生爲無相分別也○謂弟至母乎○此一經論兄弟之妻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爲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

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爲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爲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爲母號故
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爲母也然弟妻既得爲婦兄妻不可亦得爲母者然
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謂之爲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已相
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且弟妻既爲婦兄妻又爲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爲父子之例故嫂
不可謂之爲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爲兄妻之號也。注言不至相見。正義曰言不可者謂嫂不
可爲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謂之嫂者兄妻在已
之列謂兄弟之妻作已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
也云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兄妻爲
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注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
之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婦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
注正合無相道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煩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
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其成親爲服則數
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疏遠之云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恩親不
接故遠以相見。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
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
得不慎之乎言須慎名也。

屬竭矣 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免音問殺色界反徐所列反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

可以通乎 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

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繫音計又戶計反別皇如字舊彼列反注及下同綴丁衛反連合也食音嗣定繫戶計反一音計 **疏** 四世至然也。正義曰此一節

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各依文解之。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者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總麻是服盡於此故總麻服窮是四世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承高祖爲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

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者謂其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者此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

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

之親子為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其妻為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被君厭為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姊姁亦是也。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為妻之父母，妻自為其父母，期為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為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問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為期，期是從輕而重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

于爾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

衰然如是也。**疏**

自仁至然也。正義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也。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上時掌反。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于祖遠者，恩愛漸

輕故云名曰輕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者。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也。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於祖與父母互有輕重。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然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嚴，以上漸宜合重。父母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言其事合宜如此矣。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為恩深故亦然矣。○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思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

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別彼列反。

疏

君有至位也。正義曰：此一經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食，族人之道既管領

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注所以至嫌也。○正義曰：不敢計已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相屬多有篡代之嫌。今遠自卑退是別嫌疑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不戚，君下

又辟宗乃後能相序。為于偽反。下為其士注。死為之為其妻為之大功，不相為皆同。辟首避。

別子為祖。

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

宗。

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繼禰者為小宗。尊之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宗子也。適丁歷反。下文及注皆同。

繼禰者為小宗。

尊之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

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

之義也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疏**子庶

至義也。正義曰上經論人君絕宗此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各依文解之。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嫌祖禰俱不祭但

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故有不祭祖不祭禰之文此則摠而言之故直云不祭。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

不繼祖與禰此文解畧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別子為祖。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

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為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為祖也。注別子至祖也。正義曰別子謂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為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

國者此謂非君之戚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為宗。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也族人與之為絕宗也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毋妻

亦然。繼禰者為小宗。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有百世不遷之宗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大

宗也云有五世則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覆明大宗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此覆明小宗五

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者此摠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注遷猶至凡五。正義

曰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者解經宗其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

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是宗定稱在於繼禰今此經云宗其繼高祖者緣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云先言繼禰

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禰者為小宗鄭釋此意先云繼禰者又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

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禰為小宗是高祖與禰皆有繼文

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四并繼別子。○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之大宗凡五宗也。

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疏

有小至是也。正義曰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

經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各依文解之。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之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有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

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

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

疏

公子至道也。正義曰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巳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唯已音紀。此一節覆說上公子宗

道之意云公子有宗道一句為下起文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為宗敬之道。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為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注公子至之宗。正義曰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云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其父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為之宗使宗領之也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為大宗謂禮如之耳非正大宗故云如也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為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云為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為大宗則不復立庶為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者此則庶子為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為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為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唯

已而已則無所宗亦無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無之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宗鄭於此注遙釋前耳

○絕族無移服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移本或作

施同以鼓反 親者屬也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 疏 總族至屬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移猶旁也。親者屬也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服故云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

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言先有恩 親親故

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

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

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

也刑猶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教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

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疏 自仁至謂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已以至尊祖

○敦音亦厭於豔反下同 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之故宗廟嚴社稷重乃至禮俗成天下

顯樂而無厭倦各依文解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前文

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

親不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

○尊祖故敬宗者祖既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亂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族人既敬宗子

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

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

稷者此以下並立宗之功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乃社稷保重也。重社稷

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當職更相

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刑罰中故庶民安者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者民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財用足故百志成者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也。百

志成故禮俗刑者刑亦成也天下既足百志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禮

禮記三十四校勘記

六

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長為民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者此周頌清廟之篇祀文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文王豈不承先父之業乎言承之矣無斃於人斯斃厭也文王之德既能如此無見厭於人謂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詩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荅吳模云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四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四十四

大傳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節

黑則汁光紀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叶云本又作汁

汎配五帝也

各本同釋文汎作汜

諸侯及其大祖

惠棟按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太衛氏集說同釋文于上出大微云下文注大祖大王皆同是釋文本亦作大也

禮不至高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元命包云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元誤字

牧之野節

牧之至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乃追王大王大王名亶父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大王二字不重衛氏集說同

凡國野十

里廬

惠棟按宋本里下有有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閩監毛本同

三十里有宿

考文引宋板作三是也衛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閩監毛本同

案周本記云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記作紀浦鐘按云記當作紀下同

謂周公攝政云年祭清廟

考文引宋板云作六閩監毛本六誤之

又與武成違其義

非也

惠棟按宋本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違誤異

追王大王亶甫王季歷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甫作父

文王稱王早矣者

閩監毛本

同惠棟按宋本
文上有云字
於時稱王九十六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
宋板王下有年字
號稱猶未定
閩監本同衛氏集
說毛本猶誤有

上治祖禰節

上治至竭矣
惠棟按宋本
無此五字
因治親屬合族之禮
閩監毛本作因衛氏集說同此
本因誤音考文引宋板因作外
上正治祖禰

是尊其尊也
惠棟按宋本有禰字此本禰字脫閩監毛
本同衛氏集說作上正祖禰是尊其尊
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閩監毛
本同衛

氏集說同浦鐘
校云義衍字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節

察有仁愛也
惠棟按宋本也作者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此本誤也毛本同閩監本作察存仁愛也衛氏集說作察存仁愛者並誤

無不贍者
各本同石經貝字旁摩滅
釋文出不贍云本又作儋
紕繆猶錯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考文引宋板無繆字足利本同宋監本同

徽號旌旗之名也
惠棟按宋本作旗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
衛氏集說同是也此本旗作旂閩監毛本同
徽或作禕
岳本同釋文亦作
禕嘉靖本衛氏集

說閩監毛本
禕誤禕下同

聖人至者也
惠棟按宋本
無此五字
即下云一曰治親之屬是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
監毛本云誤文
是以理相承順之

道
惠棟按宋本以作人是
也閩監毛本並誤以
言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
惠棟按宋本作新制衛氏集說同此
本新制二字闕閩監毛本新制作始

有隨寅丑子所損也
閩監毛本同浦鐘按云損疑建或
指誤齊召南校云損字當作建
器為榻豆
惠棟按宋本作榻此本榻
誤鞞閩監毛本同衛氏集

說
同
則以緇長半幅頰末
毛本同閩本頰誤
頰監本頰誤賴

同姓從宗節
惠棟云同姓節其夫
節宋本合為一節

同姓至有別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云此字當作必衛氏集說此字無氏族對之為

別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文衛氏集說同鄭陽封人之女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本鄭誤鄭毛本鄭誤鄭

其夫屬乎父道者節

道猶行列也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猶作由既尊卑懸絕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縣作懸下既不甚懸絕同○按縣懸正俗字謂之為婦惠棟

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婦誤母故嫂不可謂之為母閩監本同毛本謂之誤倒在不可上兄妻假以嫂老之名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嫂

婦誤

四世而總節

昏姻可以通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昏作婚按正義亦並作婚姻

四世至然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謂上至高祖下以至己兄弟惠棟按宋本下字上無以字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同婚

姻可以通乎者閩監毛本婚作婚是也下婚姻字並同婚姻應可以通乎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應誤無雖百世婚姻不

通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卅下有而字

自仁率親節

自猶用也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也誤為

自仁至然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君有合族之道節

君有至位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有合食族人之道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食作會衛氏集說同今遠自卑退考文引宋板同閩監

毛本今作令

庶子不祭節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朱子云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庶子至

義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文作又又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又作文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者誤為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節

有小至是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是有無之宗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之字脫衛氏集說同公子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也下有者

字

公子有宗道節

亦莫之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宗下有也字盧文弨按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節覆說上公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節作經衛氏集說同士大夫之身惠棟按宋本亦作身閩監毛本同公子至道也惠棟

云公子不得宗君者惠棟按宋本有者字毛本同監本脫同喪服宗子之妻也惠棟按宋本有服字衛氏集說同此本服字脫閩監毛本同各本妻

字同毛本則無所宗亦無之宗者閩監本同毛本下無作莫

絕族無移服節

絕族至屬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為族屬既絕故無移服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故誤者衛氏集說同

自仁率親節

自仁至謂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從親已以至尊祖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親已作親宗廟嚴

故重社稷者監毛本作者惠棟按宋本者作此之謂也者監毛本作者惠棟按宋本者作故鄭荅吳模云然也閩本同考文引

宋板同監毛本
吳誤晁模誤摸

